

鬼神亦莫不寧及鳥獸草木魚鱉咸若以能為之主也中孚之人隨在為主隨在為物之主則隨在為物之天物得其天未有不熙然而遊快然而育者此豚與魚之所以吉也

象曰澤上有風中孚君子以議獄緩死

述曰汝中曰風感水受中孚之象君子體中孚之意以議獄緩死獄而曰議求其入中之出死而曰緩求其死中之生然後盡于人心也王聽之三公聽之司

請易此

元

寇聽之議獄也旬而讖聽二旬而讖聽三月而上之緩死也議獄兌象緩死巽象獄成而孚輪而孚皆中孚惻怛之意也

紀聞曰澤上有風感得水動議獄緩死感得人心風无形而能震川澤鼓幽潛誠无象而能動天地感人物中孚之感莫大于好生不殺舜之欽恤舜之中孚也有虞之民恻中刑措天下之中孚也

初九虞吉有它不燕 象曰初九虞吉志未變也

述曰初九與六四為正應而六三其同體也孚信之始貴以正合不可私係初九本剛正之體有初筮之誠與四相得而正相歡謂之曰虞如是則吉初念最純係心于一不燕昵其它孚之至也它指六三象旨虞吉讀如矍虞之虞謂其樂信于四非如朱先生謂其能度也在中孚之象以相孚為義无能度之旨

象曰志未變也一卦二陰非此則彼其志易變而他初剛正其志本一于正應不變志而燕于他也此初

請易此

元

九之自能亦因以防之也兌主說虞說象不燕不說之云也

九二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 象

曰其子和之中心願也

述曰王註處于內體又居重陰之下而履不失中不狗于外任其真者也立誠篤志雖在闇昧物亦應焉故為鳴鶴在陰其子和之之象在陰以喻幽隱之誠子和以喻同聲之應九二陽剛有實仁義忠信皆其

所具好爵也好爵我之所自有詎惟我好有與同德
詎无同好吾與爾皆靡之有孚于心若靡係而不可
解也至誠無遠近幽深之間何彼何此何我與爾一
鳴一和如鶴與子而孚五之本具矣

鶴知夜半亦有信之鳥鶴之聲長而遠聞由其發之
中者大故孚之遠也小雅所謂鶴鳴于九臯聲聞于
天者是也鶴之鳴雖在二陰之下臯澤之中而其子
和之同聲相應不期然而然耳

象曰其子和之中心願也中心以人之好我者言孚
以心不可解于心曰中心願

象吉鳴鶴者互震爲鳴爲鶴虞氏謂離爲鳴非吉也
在陰者師曠禽經以爲鶴愛陰惡陽周書王會謂陰
羽也朱義稱九居二者是已其子和之俞氏曰鶴澤
鳥二陰位三二同兌體二鳴三和也我有好爵謂其
位得中天爵也爾指三吾我九二自謂也三乃兌之
主爻二稱吾我而呼三爲爾崇陽抑陰貴中而賤不

中也

六三得敵或鼓或罷或泣或歌 象曰或鼓或罷位不
當也

述曰象旨敵匹敵謂四也與艮敵應之敵同彼以應
言此以比言六三陰柔不當位過中失正心无所主
非能孚者故不足以孚正應而妄說于近四近不相
得故有得敵之象是以或鼓而進或罷而休或泣而
悲或歌而樂動靜欣戚不得其常皆妄也

象旨或鼓者居互震之中欲進而鬪敵也或罷居互
艮之下止也或泣不勝而退懼見侵陵震恐懼也或
歌者喜敵而在震善鳴也六三才柔位剛半動半靜
而失本體之正故曰位不當也

紫溪曰人而孚則千里之外孰非吾與人而不孚則
一室之近孰非吾敵曰得敵則吾之身不能以自安
而吾之性情不能以自主作止哀樂皆失常度所謂
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

六四月幾聖馬匹亡无咎 象曰馬匹亡絕類上也

述曰六四體巽應說柔得正位而處中孚之中以誠信而孚于上者也陰德月象月本无光受日之光以

為光六四柔體之虛而承剛實如幾望之月于日光无所不受以位近五而原與五同體也故其象為月

幾望三陰不正與已為匹如馬並駝有牽係之意四則惟知上從乎五而不下係于三又為馬匹亡之象

履正承尊絕无私累得中孚之義所以无咎象曰絕類上也係三則從上之心不純无以成孚之功也

象吉王應麟曰幾望者在小畜之上以抗陽凶在歸妹之五以應陽吉中孚之四從陽故无咎也馬互震

也四捨三比五有二馬而亡其一故象以為絕類上類謂三上者五也三四本陰類六三自以為得匹敵

六四守而不與三比是絕其類于上也

九五有孚學如无咎 象曰有孚學如位正當也 述曰九五剛健中正而居尊位有孚之實為孚之主

也合九二共為一體包二陰以成中孚其中誠固結

有學如之象故无咎胡氏曰至誠發于內以牽學天下之心上下內外皆以誠信相通得君之道又何咎

也人君之孚當洽于臣鄰而後貫于億兆為孚乃化邦之事非德之正當何以有此理齋曰位正當者取

人以身也不以剛健中正居尊位則雖有臣亦疑之而不能用矣

上九翰音登于天貞凶 象曰翰音登于天何可長也 述曰仲虎曰鷄鳴必先振其羽故曰翰音而其鳴有

信故于中孚言之象吉雞巽象居巽極在卦上登天之象中孚之卦取中之孚飛而求顯鳴而求信非中

孚之道候果所謂窮上失位信不由中是也九二在陰而子和上九飛鳴而登天其道蓋相反也橫渠張

子曰上處中孚之窮不久將變為小過初六故小過初爻曰飛鳥以凶

趙氏曰和在陰之鶴凶登天之音信由中則此感彼

應雖幽隱而必和信不由中則聲大實喪雖揚詡而不長

彖曰中孚項氏曰柔內則剛得中以三四二五之四爻言中也說而巽孚以兩卦之德言孚也豚魚吉以兩卦之象言之豚主風魚主澤也乘未虛舟以成卦之象言外實而中虛也利貞而應乎天以四五兩爻言四爲人五爲天皆以正相比也五上皆天爻也故上亦有登天之象應乎天與登乎天不同應者以心感

登者以力求也豚魚天下至陰之物而皆有陽性故二物皆屬坎以其爲陰中之陽也中孚直坎之中氣雖窮陰之時而陽在其中故謂之中孚二物皆受其氣而生故得此卦者以養二物至微而中氣在焉孚之本體如此故曰信及豚魚也巽兌二卦各得坎之半體巽得下體故豚主風氣而喜下入兌得上體故魚爲澤物而喜上行豚與雞類性皆主風故巽自坎之豚而爲雞魚與羊類目皆不瞑故兌自坎之魚

而爲羊皆坎之分氣也中孚背離而氣直豚魚猶小過背坎而乃爲飛鳥之象明坎離之通氣也中孚以利貞與兌之說以利貞小過之過以利貞利貞皆是二德非謂在於貞也利者利于事貞者貞於理說而用此是以巽乎天而應乎人中孚而用此則與時行也匹夫之諒賊生以害理非中孚以利貞也干譽之說害政而違道非說以利貞也陳仲子之過廉離凡母而從妻非過以利貞也

九二爻項氏曰九二鳴於澤中不求人知而以三同體自來相和二有好爵樂與三同此所謂以美善養人故中心悅而誠服之也二得中位故謂好爵靡之猶共之也九二與之相和則但以其中而已故小象於二言中二鳴於陰而三應於外其道光明正得中孚之義此中孚之主爻也象曰其子和之中心願也吉出于中中乃孚之至故泰之六四不戒以孚亦曰中心願也

六三爻項氏曰三內主也四外主也二陰之勢等而三之志剛求四也急故稱敵四之志柔不與三競故稱匹耦類三不正而躁不知自反而求字於四進退悲歡其狀屢變而四方與五以正相孚如日月之中正而相望自然下亡其匹而絕其類無復顧三之理矣中孚以中正用孚三皆无之本无孚而求孚於四則足以得敵而已謂之得敵則不必更言凶咎六三為澤水之淺居柔說之極故一與物遇鼓之則動罷之則止結之則泣融之則歌安能自守而自信哉人必自信然後人信之六三已且不自信又何孚於人柔說躁動而在人上其位不當也

六四爻楊氏曰六四以陰居陰以順居下處已而不盈以一陰承九五孤進而無黨不盈如月之近于望不黨如馬之亡其匹兩馬曰匹亡其匹言孤曰中心之信人信之君信之又何咎矣絕類上謂絕黨以承上

上九爻項氏曰上九巽極而躁不中不正以巽鷄之翰音而欲效澤鳥之鳴登聞於內不足而求字於外聲聞過情其涸也可立而待愈久愈凶何可長也求之于古其殷浩房瑄之徒歟

小過  艮下 震上

按小過與大過義正同過乎大斯為大過過乎小即為小過卦陰多於陽故有小過之名

蔡汝楫曰聖人立小過卦以見權衡之妙可小事宜

下孔子獵較鄉人儼麻冕從眾之類皆是此理當知小過即是時中闕朗曰小過一時之用也大過一世之用也

小過亨利貞可小事不可大事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

彖曰小過小者過而亨也過以利貞與時行也柔得中是以小事吉也剛失位而不中是以不可大事也有飛鳥之象馬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上逆下順也

述曰周宴曰小過亨者時當過矣不過則不行故有亨道利貞者可過而不可過乎常也故其道又利貞可小事不可大事小過之所宜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小過之象也大吉非常之吉非一物一事之吉也陰不過陽其吉甚大

荀爽曰陰稱小謂四應初過二而去三應上過五而去五處中見過不見應故曰小者過而亨也章氏曰柔得中指二五也柔本小是以小事吉也剛失位而不中指三四也剛本大是以不可大事也可與不可各以卦位言之正所謂利貞時行也飛鳥之象卦之全體象之內二陽象鳥身外初二五上象鳥翼而初上其翰也鳥舒翼而飛有過之象鳥鳴立則首向上飛則首向下飛鳥遺之音此又以鳥音取小過之象象旨上則秉剛故不宜上下則承陽故宜下輔嗣本旨出仲翔至王肅直謂四五失位故上逆二三得正故下順兼二氏乃得之施過於不順凶莫甚焉施過

於順過更變而為吉也紫溪曰逆即逆時順即順時正與利貞時行相應卦上震下艮亦有宜止不宜動之意

彭山曰小事吉謂小者可過也不可大事謂大者不可過也當小過之時而過於大則力不能任而為所不當為矣有飛鳥之象焉鳥遊風而上則為逆此與人之力小謀大者同隨風而下則為順此與人之量力安常者同見小過之為順而不當強為其大也

象旨小過卦繼中孚中孚有離離有飛鳥之象變為小過則肖坎坎見離伏見坎不見離則鳥以飛過但聞其遺音也

敬仲曰鳥飛已過而遺之音過之象也鳥飛上則逆下則順人情事理猶是也上則逆下則順也上則犯分忤物下則不犯不忤

象曰山上有雷小過君子以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

述曰吳氏曰山上之雷震於高處然其高不能及天上之雷但能小過於出地之雷與澤上之雷而已故名小過獨立不懼遯世無悶乃太過之事恭哀儉三者雖過亦小過之事汝中曰時有踰禮而忘乎恭治喪而忘乎哀用奢而忘乎儉者君子矯之蓋可過乎恭不可過乎慢可過乎哀不可過乎易可過乎儉不可過乎奢也又以為不可甚過恐恭之慎為足恭哀之甚為滅性儉之甚為吝嗇也雖小有過而不害其為過所以為善體易

項安世曰曰行曰喪曰用皆見於動以象震也曰恭曰哀曰儉皆當止之節以象艮也

初六飛鳥以凶 象曰飛鳥以凶不可如何也

述曰初六陰柔在下乃與九四動體相應而當過時行過之事躁然以動動無所止故為飛鳥以凶之象象旨卦言下順而爻言凶俞項謂在艮下宜止以應之故妄徵震動之舉而反飛者是也飛鳥見以於翼

不能過止以犯上逆之失凶可知矣故曰不可如何也

朱氏曰以如師能左右之曰以四動體而躁初艮體不正柔則止不當過也有應在四為四所以不當過而過其過至如飛鳥迅速雖欲救止不可如何其凶必矣與鼎信如何也同象是謂惡成而不及改者

仲虎曰大過有棟橈象棟之用在中故於三四言之小過有飛鳥象鳥之用在翼故於初上言之然初二

五上皆翼也何獨於初上言之鳥飛不在翼而在翰

初上其翰也飛於初已凶飛於上可知矣大過之初過謹則无咎小過之初不謹已有咎

六二過其祖遇其妣不及其君遇其臣无咎 象曰不及其君臣不可過也

述曰象旨王輔嗣曰過而得之謂之遇在小過而當位過而得之之謂也祖始也謂初也妣者居內履中而正者也過初而履二位故曰過其祖遇其妣遇者

春秋家有其語謂非正應而卒然值之也艮震皆一君二民之卦小過之君不在五五徒有其位而已二當艮止之象又居中得正以承九三三艮主二之君也

小過可小事不可大事不宜上宜下居下得中率陰之分而不過乎則者惟此一爻故以小事之可得而過者發明六二之不過乎陽所以无咎也

初二皆陰而初艮始有祖象至二則當柔之位也過

乎初而適合乎中无違越之非有順事之正是為過其祖遇其妣艮陽在上而止二陰有君象在二則當臣之位也內不踰中而適居三下无乘剛之失有順陽之美是謂不及其君遇其臣處小過之時其過者乃家庭小事可得而過過之乃所以為中而其不過者適合於地道臣道如此象曰不及其君臣不可過者臣不可自過其位也蓋凡所謂過皆就本爻言之九三弗過防之從或戕之凶 象曰從或戕之凶如何

也

述曰王深甫曰弗過必有以防之二字為句程朱二先生俱四字斷者非防之旨蘇氏曰弗過指二因二不及其君遇其臣而言陰雖弗過然已有浸長之勢則當防之三重剛好上弗慮弗詳謂苟无害也謂苟无傷也則或從而戕之矣或不指六二明陰過必害於陽咎在三也見當防於未過之時也

卦以陰過陽名而九三艮主下止二陰則猶未過也

雖曰弗過然陰過之世必用防之剛德不中恃而不防致令小者或過至於亢極而復應而從焉其從之也則戕害之凶至矣三多凶所以戒也

九四无咎弗過遇之往厲必戒勿用永貞 象曰弗過遇之位不當也往厲必戒終不可長也

述曰蘇氏曰小過三之所臣者初與二也四之所臣者五與上也小過不可以大事正以九四失位不中之故進而有為則失飛鳥之宜故爻詞戒其動

當陰過陽之時陽輕動則有咎九四无咎以居陰而應下於震體為墜泥之威非過剛而敢於動者得无咎也弗過遇之者小過之義以中為所過也四體陽爻陰弗過也與三同而上比於五又適遇之主德非強臣亢在上如欲遂往而任大事則危厲及之故必戒必勿用而惟保永久之貞則終无咎也凡卦四五合德剛柔交際然後可大有為小過君臣易位剛失正而柔乘剛所謂上逆正指此也故其詞危

象曰弗過遇之位不當也言四之位則然自守免咎可矣安能進而為大事遇之前遇乎陰也遇乎陰往則危厲必戒以從或戕之為戒也勿用五為小人之長勿用之以啓上逆之端也終不可長言不可使陰之長也象音震陽居四為海雷之厲故曰往厲震有恐懼之象故為必戒不居初而居四墜泥之威不能久之象俞氏曰此爻皆以兩字為句
仲虎曰戒三之從者從在下之陰也戒四之往者往

而從上之陰也吳氏曰陰柔過盛陽剛但宜下退不宜上進四居柔則能下也三居剛則好上也下則凶或可免上則凶不可免矣

六五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公弋取彼在穴 象曰密雲不雨已上也

述曰卦以二陽為君故六二曰不及其君而六五亦取大臣之象稱公雲升而不為雨者陰陽和則雨六得五位是小過於大陰之盛也而艮之陽爻已止於

一卦之下而不交故有密雲不雨自我西郊之象西陰方陰雖極盛不能成功而僅取六二同類之陰以為已用故有公弋取彼在穴之象程傳五與二本非相應乃弋而取之同類相取兩陰豈能濟大事乎猶密雲之不能成雨也象曰密雲不雨已上也謂不宜上也已上即過之之意亢者過之極也

初上象飛鳥在穴不飛者也陰類也中虛穴之象不言射而言弋不言獲而言取不言於高墉而言在穴

皆謂陰小之不足大有為也

象旨虞翻曰兌為密雲坎象半見故不雨西郊亦是互兌言之五而稱公明君方失位在四故五稱公耳吳氏曰公謂四彼謂初俞氏謂小事稱公皆不然也坎為弓弋象小過似厚坎也弋小器僅可射近彼謂二陰在互巽穴中五體震動弋取以自助也小畜以小畜大而諸陽不為六四用小過以小過大而二陽不為六五用也故辭同繇

上六弗遇過之飛鳥離之凶是謂災眚 象曰弗遇過之已亢也

述曰四以陽承五故弗過過之上以陰過中故弗遇過之以陰在上過之極也曰弗遇則不知有陽曰過之則已上而亢矣故為飛鳥離之之象離猶詩鴻離之離項平甫曰上六居震之極其飛已高動而成離則麗於網罟奈何不凶哉初飛鳥以凶上飛鳥而離之凶可知矣是謂災眚災自外來眚由內出失中故

也石介曰小者為過越大者之事至於亢逆之甚則

天下之所疾也天曰災人曰眚天人一道也王註小人之過遂至上極過而不知限至於亢也過至於亢將何所遇飛而不已將何所托災自己致復何言哉

仲虎曰此爻與四正相反九四曰弗遇過之上六曰弗遇過之弗過過之者陽微而弗能過乎陰反遇乎陰也弗過過之者陰上而弗能過陽反過乎陽也小過陰過而陽弗過之時故四言弗過而上言過四前有陰有相遇之理上已過陽無復過之期故四言遇而上言弗過亦可見也飛鳥離之取遠過之象陰過如此非陰之福也

既濟  離下坎上

按卦水在火上水火相交各得其用故為既濟謂萬事已濟也六爻初與二交三與四交五與上交陽交於陰則既濟可知矣又卦水上火下有既濟之象

仲虎曰後天以坎離居先天乾坤之位故上經首乾坤終坎離下經亦以坎離之交不交終焉坎陽而離陰坎先而離後上經乾坤之後坎上坎下九六卦下經亦以坎上坎下終焉卦名既濟未濟亦且取義於坎五行坎中之水最先而天下坎險之時最多也

既濟亨小利貞初吉終亂

彖曰既濟亨小者亨也利貞剛柔正而位當也初吉柔得中也終止則亂其道窮也

述曰既濟亨小亨於陰柔之小也小謂三陰三陰得位而三陽下之故言亨小六爻剛柔正位故利貞章氏曰初吉終亂以柔在二則吉在上則亂卦象離明在內坎險在外亦有初吉終亂之象治極而偷安亦陰柔為之也

趙汝楫曰濟有亨之理而六二為主卦之主是以亨者小也九五大中宜尸既濟之用乃謂小者之致亨何也水火之用以立義也火性炎上即以炎上為用

水性順下用亦如之坎今在上為屯為需而用猶閔離今在下實司鬱蒸發達之權凡交濟之用皆由於離離之主陰是小者能致一時之亨也

彖曰既濟亨小者亨也水賴火以致用剛賴柔以成功故也蘇氏曰坎上而離下剛柔正也剛皆居剛柔皆居柔位當也剛柔正而位當則小者不可復進以貞為利也程傳二以柔順文明而得中故能成既濟之功二居下體方濟之初也而又善處是以吉也蘇

氏曰柔皆乘剛非正也以濟則可既濟變而反其正以此終焉止而不變則亂矣鮮于侁曰終止則亂者反本之謂水反而終於潤下火返而終於炎上故有終止則亂之戒劉牧曰水火之性竟則必復復則為變

既濟者以皆濟為義者也小者不遺乃為皆濟故舉小者以明既濟也剛柔分而當位則邪不可以行矣故明正乃利也初吉柔得中也王註柔得中則小者

亨也柔不得中則小者未亨雖剛得正則為未既濟也故既濟之要在柔得中也以既濟為安者道極無進終惟有亂故曰初吉終亂終亂不為自亂由止故亂故曰終止則亂也

蘇氏曰九陰陽各安其所則靜而不用將發其用必有以溫之者水在火上欲炎而不達火之所以致其怒也陰皆乘陽陽欲進而不得陽之所以奮其力也火致其怒雖陰必達陽奮其力雖難必遂此所以為

既濟也故曰既濟亨小者亨也

項氏曰柔得中則初吉謂六二矣其道窮則終亂謂上六矣二之柔所以濟泰卦之三陽而使之中也故謂之既濟若終止於柔而无剛以濟之則其道入於窮而不中矣此其所以復亂也既濟貴於能濟如此六二之所以為利貞者二五剛柔正應而又當位剛柔相濟為利當位為貞體固有三剛三柔皆正之象然卦辭所主則謂六二若汎言之則失彖義矣

象曰水在火上既濟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

述曰汝中曰水火既交各得其分為既濟水火之性竟則必復復則為變君子處既濟之時慮患於後因豫防之於其先思而豫防使不至於患可以保其終矣

劉調甫曰大抵亂世之主其心多困治世之主其心多逸逸則生亂困則生治此東鄰之殺牛反不若西鄰之受福其所處使之然耳聖人為戒每於方盛之時其旨深哉

時其旨深哉

初九曳其輪濡其尾无咎 象曰曳其輪義无咎也 述曰初九始濟者也陽剛離體始濟未涉於躁象車將濟險而曳其輪无造易心其謹戒也如此獸涉水必揭尾濟將及岸復濡其尾汔濟之象也俞氏曰輪曳不敗尾濡不溺故无咎卦取剛柔相濟此取濟坎之義輪在下尾在後皆象初剛正不輕於濟曳輪象在坎下濡尾象初濟而有曳輪之慎其義豈有咎乎

濟必轉輪當濟及曳其輪象如不欲濟者則無敗輪之虞濟必揭尾汔濟復濡其尾象如未濟之前則無淪胥之及

六二婦喪其茀勿逐七日得 象曰七日得以中道也 述曰王註居中履正處文明之地而應乎五陰之光盛者也然居初三之間上不承三下不比初夫以光盛之陰處兩陽之間而不相得能無見侵乎故曰喪其茀也稱婦者以明自有夫而他人侵之也

趙氏曰其稱婦者以陰適陽二之所以行也人情以得喪動心不免逐逐失其所以自守者六二柔順中正不干乎時不失其主久而正應者合又為勿逐七日得之象

六二柔居正位有可行之道茀在似戒行喪茀是不可行喪茀勿逐不亟於求行逐者從物也從物則失其素守而二中道在我久之將自定不得行於今必得行於後

王肅曰體柔應五履順承剛婦人之義也坎為盜離為婦喪其茀鄰於盜也勿逐自得履中道也二五相應故七日得也

張清子曰婦二也茀所以蔽車者婦人出門必有茀自蔽而後行詩云翟茀以朝是也

朱氏曰七日得自二數之至上為五復自初數至二九七日以中道也中道者天地之所不能違故坤極生乾七日必復而況人乎

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 象曰三年克之憊也 述曰九三在內卦之上內治已濟動而之外亦陽剛

當位之所有事者故以高宗伐鬼方之申明之以中興賢君伐遠方小夷不貪近功不幸苟勝三年而後克之益盛世勤民之難也高宗可謂善用剛於既濟者矣既濟之時故多事之端者必小人故戒以小人勿用小人居盛不虞其衰成功不慮其難者也九三

離日將昃剛得正而位不中聖人惟恐其失之躁動也爻詞致警深矣坎險在前上六陰柔有鬼方之象離為戈兵有伐之象由三爻至上有三年之象密比四陰有小人勿用之象或曰高宗之事不在五言而在三言取其中興者也

象曰三年克之憊也程傳言憊以見其事之至難在高宗為之則可無高宗之心則貪忿以殃民也

仲虎曰六爻皆警戒意於初則勉其戒謹於二則戒

以勿逐於三則戒以小人勿用蓋惟既濟之時惟欲其持重緩進常如未濟之時

象音干寶曰鬼方北方國也三與上應上為坎體坎

當北方故稱鬼方張說赴朔方軍詩遠靜鬼方人

六四繻有衣袽終日戒 象曰終日戒有所疑也

述曰象音繻錦之盛也袽衣之敝也六四得位名之美也險而乘剛行可疑也猶盛飾而衣有敝袽陸氏之言是也終日者居三之後離明盡而坎月方升之

時說文作晝日非也君子不疑在躬而後能濟四方行有所疑而終不為累者以終日之戒善補其過故聖人許之也

趙汝楙曰繻繒采也袽絮緇也六四當坎之初初吉之時已過而終亂之兆已萌猶繻美而有殘敝見也故終日戒

敬仲曰六抵四爻以離內卦變為外卦故多變乾九

四云乾道乃革泰六四翩翩不富以其鄰謂羣陰已

至否九四有命无咎時離祉皆有變濟至於四誠患生之懼人心既安則易於怠忽誠有所疑疑其衰敗之至也

九五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 象曰東

鄰殺牛不如西鄰之時也實受其福吉大來也

述曰九五剛居中正當物大豐盛之時而位在險體中而易滿故借東鄰西鄰兩家祭禮以示警懼夫祭時為大時苟得矣則明德馨而黍稷可薦明信昭而

沼毛可羞是以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在於合時不在物豐也蓋即兩鄰而言其一既濟者非時特殺而誠不足有止而不進象其一未濟者時舉常祀而誠有餘有進而受福象言鄰以省五使知所戒也既濟之時其盛無以加其終不可反可懼之甚也孔疏吉大來者非惟當身福流後世也

紀聞曰殺牛盛祭也禴薄祭也盛不如薄者時不同也時之過如月已望而將晦之時乎時之始至如月

方弦而將至於望之時也蘇氏謂東西者彼此之詞不以五與二對言卦詞初吉終亂東西即初終之意也

質卿曰九五既濟久矣禮樂文物依然如舊制度儀等依然如舊然行法者非其夙心守法者非其舊人僅有文具而已夫文具之法何足以感人而格神通行而為持久不變之道也彼新造之國百凡未備然其人則是其心則堅故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

祭實受其福吁可懼哉

上六濡其首厲 象曰濡其首厲何可久也

述曰坎為濡上為首既濟之極水火反復之變必矣陰柔處之忽而不戒以之於其窮有濡其首之象危可知矣彖詞所謂終止則亂也既濟之窮則之於未濟故曰濡其首未濟之極則反於既濟故亦曰濡其首

劉牧曰詳夫既濟之爻辭皆不稱既濟者何以其各得位而互於逐爻明其義也且二以中女既濟故稱婦喪其茀三以過時既濟故引高宗之伐鬼方四以臣居既濟故稱緇有衣袽五以君居既濟故美西鄰之禴祭初上居前後故以首尾言之

汝吉曰初戒濡尾謹始也上危濡首慮終也六二中正以既濟而喪茀而時則終得九五中正以既濟而用牛而時則已過三剛居剛三年克鬼方而憊四柔居柔有衣袽而終日戒既濟所以防微而保大也既

濟矣經幾終而六爻之詞危乎危无吉利亨之文故易懼以終始也

楊氏曰上六既濟之極如已濟大川自謂沒世无風波之虞矣不知既濟其一又遇其一求載而无宿舟求涉而无善游乃欲褰裳而馮河此必溺之道也危而不可久生也明矣濡至於首則溺其身可見坎水故濡在上故為首此聖人所謂初吉終亂者與

未濟  坎下離上

崔憬曰序卦物不可窮也故受之以未濟終焉夫易之為道窮則變變則通而以未濟終者亦物不可窮也未窮則有生之義

按水火不交不相為用卦之六爻皆失其位故為未濟火澤皆陰卦胥息而為睽睽則不濟坎離以陰陽中氣交然乾坤之本性故存未嘗不流通非不濟也未者有所待之辭故卦名未濟言有時而濟也

張獻翼曰未濟緣既濟立象故濡尾濡首兩卦既同

而伐地方與曳其輪先後一位爾諸爻之義內卦皆未濟之事欲人之謹於求濟外卦皆已濟之事欲人之謹於處濟也

鄭玄曰夫物不可窮理不可極故王者亦當則天而行與時消息不可安而忘危存而忘亡未濟者亦無窮極之謂也

未濟亨小狐汔濟濡其尾无攸利

彖曰未濟亨柔得中也小狐汔濟未出中也濡其尾无

攸利不續終也雖不當位剛柔應也

述曰未濟者未能濟坎險也上卦離中執柔應剛有可濟之理故曰未濟亨小狐汔濟濡其尾未濟之象也以未得濟曰无攸利

狐陰類坎為狐陰小稱小狐指初六言卦體明在外而險於內狐之疑而心病者也汔涸也小狐力弱汔乃可濟坎水本不涸而坎在離下無火以灼之遂為伏險而不溢狐以為涸而可濟耳九二陽明見其不

可曳輪而不進小狐安得獨濟哉是謂未出中也以
 陷險故象濡其尾以未得濟曰无攸利始濟而力竭
 於斯不續終也卦諸爻皆不得位所以為未濟雖不
 當位而剛柔皆應則陰得陽以為助而終濟矣故
 亨也蓋申未濟亨之意

小狐小者才不足狐者志不果之稱當未濟之時必
 剛健拔難然後乃能濟小狐勇於濟而無餘力故終
 於未濟而濡其尾焉不續終也濟險難者必有餘力

濟亨

下

也位不當故未濟剛柔應故可濟雖剛柔應而不得
 中猶不能濟也程傳狐能涉水濡其尾則不能其老
 者多疑畏故履冰而聽懼其陷也小者則未能畏懼
 故勇於濟趙汝楙曰狐尾豐於身濡則身隨以溺老
 狐負之以涉故能濟小狐力未強汜濟而尾為之濡
 濡則不能終濟无攸利也

孔疏未濟之時小才居位不能建功立德拔難濟險
 若能執柔用中委任賢哲則未濟有可濟之理所以

得通故曰未濟亨也汜者將盡之名小才不能濟難
 事同小狐雖能度水而無餘力必須水汽方可涉川
 未及登岸而濡其尾濟不免濡豈有所利故曰小狐
 汜濟濡其尾无攸利也

象曰火在水上未濟君子以慎辨物居方

述曰水火不交不相濟為用為未濟未者有所待之
 辭非不濟也待時而濟爾歐陽永叔曰火在水上物
 各失其所居矣故君子慎辨其物宜而各置其物於

濟亨

下

所宜居之方使不相犯所以待其濟也象言水火異
 物辨之使羣分水火異方居之使類聚

初六濡其尾吝 象曰濡其尾亦不知極也

述曰象言以陰居下方將涉險而尾即濡與既濟登
 岸而濡尾者異矣極者終極之謂初知當濟而不自
 審其續終之難故曰亦不知極也

卜子夏曰以柔濟險初始涉者也近淺猶濡尾况其
 深遠必不濟矣不知力之極也

徐氏曰既濟初濡其尾无咎未濟初濡其尾吝者既濟之初才剛足以有濟又下卦離體明也明則知緩急之宜而不急濟故以濡尾為終濟之象而无咎未濟之初才柔不足以濟又下卦坎體陷也陷則冒險以進而急於求濟不知未濟之義則至於濡尾而不能濟矣故吝

九二曳其輪貞吉 象曰九二貞吉中以行正也

述曰敬仲曰曳其輪未濟也時在險中勢未可濟不

敢欲速易之道也貞正之道也故吉中者无過不及之謂九二之曳輪不犯險而過涉不畏險而不涉中以行正與時偕行其出險而有濟必矣象言姚信曰坎為曳為輪兩陰夾陽輪之象也二應于五而隔於四止而據初故曳其輪處中而行故曰貞吉

王註體剛履中而應乎五五體陰柔應與而不自任者也居未濟之時處險難之中體剛中之質而見任與拯救危難經綸屯蹇者也用健拯難靖難在正而

不違中故曳其輪貞吉也

程子曰未濟者君道艱難之時五以柔處君位二乃剛陽之才居相應之地當用者也剛有陵柔之義水有勝火之象故戒曳其輪制曳以緩其進戒用剛之過也剛過則恭順不足能極其恭順所以為得正而能保其吉也於六五言貞吉光輝盡君道之善於九二言貞吉中正盡臣道之正上下交相盡也

陸氏曰既濟之初思未濟之難故曳輪濡尾同在一

爻未濟之初陰在下未能自濟故濡尾而退二雖陽爻復未出險坎性趨下未能濟物故曳輪而返

六三未濟征凶利涉大川 象曰未濟征凶位不當也述曰王註以陰之質失位居險不能自濟者也以不正之身力不能自濟而求進焉喪其身也故曰征凶也二能拯難而已比之棄已委二載二而行溺可得乎何憂未濟故曰利涉大川

未濟有必濟之理二未出中則同舟共濟之人三在

坎上以出險為功故有利涉之象

荀彘曰離下從坎二者坎成卦主爻為水有大川之象又在互離之中明於幾事下比於二蓄其全力合其同德以極大難利涉大川之象也初與三情同而凶吝異者三入險之深故曰位不當也苟不藉陽剛之力而欲以濟險難矣

干寶曰以六居三不當其位敬仲曰所處之位不當征往也言位者明其位在此不可出位而往也

九四貞吉悔亡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賞於大國 象曰

貞吉悔亡志行也

迷曰九四上比六五陰陽有相得之象時已出坎險可以動而濟矣濟天下之事非剛健之才不能也四以陽剛居濟時之任失位過中有遲疑退悔之象故戒以貞貞則吉而悔亡不貞則不能濟有悔者也震動也四剛動而承五柔有震主之威而用以伐鬼方為天子勤遠畧也然陳師鞠旅有戡其所不加殺戮

而終以柔服至於三年之久功成而行天子之賞益既出內險必當遠征而後濟天下之事故有震用伐鬼方之象始出於險其德未盛未可遽求其濟故有三年賞於大國之象象曰志行者九四失位而得貞吉悔亡以其正志得行也處未濟者志存必濟乃可謂貞鬼方之伐九四之所為貞也

大國天子之國功成凱旋而行賞以明志之必得行而事之終有濟也

敬仲曰四應初初六有陰遠鬼方之象坎水趨下不

應乎上故大國命伐之

馮時可曰未濟之為卦以水火不交也是以居中者其責重三出坎而承離故以涉川為利四居離而履坎故以伐國為功三以位四以才拔難樹功上下所倚藉也
質卿曰九四離下卦而上時已大通有不濟濟斯順矣有不行行斯通矣故九四之貞貞在濟時能貞則

吉則悔亡其貞也立但小有振作而已哉當振其威武以伐鬼方至於三年成功而有賞於大國焉

伐鬼方即既濟九三高宗伐鬼方之事伐鬼方用剛者也故曰震未濟之世利用動故喜其伐鬼方之賞既濟之世利用靜故憂其伐鬼方之懲

六五貞吉无悔君子之光有孚吉 象曰君子之光其暉吉也

述曰六五以柔居中虛其心而陽為之應得君道之

正也故吉而无悔貞其固有非戒也悔其本無不待於亡也五文明之美發揮於事業故曰君子之光離體本有光而乘承應皆陽剛君子相助以濟而成光輝王註付物以能而不自役使武以文御剛以柔斯誠君子之光已離體中虛陽剛之所以附故曰有孚吉五為未濟之主終能无不濟而吉者以有孚也夫以誠交物者物亦信焉物皆竭力功則克矣上言貞吉下明貞吉之在誠也

君子之光其輝吉也吳草廬曰散輝及物為光故光在體為輝言君子之光照萬國被四表發越之盛皆有孚之誠積中而不可掩者也故重云吉

象言君子之光離為火也有孚吉互坎為孚也其輝吉者自孚者言之六五文明之主虛中下賢有賢者及時而孚之象程先生曰君子充積光盛至於有輝不然矣管輅曰日中為光朝日為暉及其暉而孚言其早也如是宜不吉乎

上九有孚於飲酒无咎濡其首有孚失是 象曰飲酒濡首亦不知節也

述曰有孚本六五有孚言六五有孚孚於陽剛與共濟天下上九處无位之地以不用為用者也以剛孚柔成君子之光者也時獲濟矣君臣同樂之時矣上孚於五而濟難亦孚於五而宴樂於以飲酒未為失宜蓋時節之會如此何咎之有若飲酒不已至濡其首則有孚非所當孚而我自失其是矣蓋自未濟而

之濟時當安息休以无事則可若自以身處事外不
以事驚心而事將廢既濟之所以失也人心易放故
聖人諄諄

象旨有孚於飲酒者孚於五也有孚失是者孚於三
也未濟之君羣策並屈以求濟猶所謂若作酒醴爾
惟麴蘖經師或謂所乘六五之字者是坎為酒食濟
名由坎未濟坎在下而亨之在五故主五而孚之无
咎也濡其首卦之上為首濡之者三也與三應而没

入坎水中也三方在險而上已出中猶復不能忘情
於三不胥溺乎失是是謂上之安地節蘇氏謂事之
會猶言時節非節止義王應麟曰易之始終皆陽也
始乾之初九終未濟之上九

彖曰未濟亨項氏曰雖不當位指六五言之雖六爻
皆不當位義但取五而已曰小曰狐皆陰類也濡其
尾即是不能全濟之象險且未濟他又何所利乎故
无攸利於无攸利之後復言剛柔應者覆解上文亨

字也雖无攸利用其柔中以與剛應自有致亨之理
此夫子所以贊易也

初六爻楊氏曰既濟之初九濡其尾則无咎未濟之
初六濡其尾則吝何也初九強於才者也已濟而濡
其尾質其濟而後濡也故无咎初六弱於才者也幾
濟而濡其尾憂其濡而不濟也故吝亦不知極謂才
之小且弱者其極終无成而不自知也然雖不知其
終極之无成而能力其弱以濟難其濟爾志其不濟
非爾志也故聖人惜之曰吝力不足之辭也

九四爻項氏曰未濟之時所喜在剛三徒以其志之
剛猶為利涉况九四乎既濟之九三未濟之九四皆
以其剛故能任天下之大役以此見弘濟世道非剛
不可也九三全剛而位正故直稱高宗以伐之其言
三年克之者以見其役之大小人勿用者以見其才
之難苟无九三之才其可以任斯事乎九四則所居
者柔比九三為有悔必貞以勝之然後能任其事而

无悔故曰貞吉悔亡又加震字九四之動為互震也而居震極又四剛而五柔挾震主之威者也然用其震於伐鬼方國之虎臣也變四互坤坤為年故三年也九四出離之上亦為三年至上則飲酒策勲故言有賞於夫國九三之象曰憊也則以三年言之九四曰志行則以解貞吉悔亡言其志必行而不屈然後得吉而悔亡也

六五爻項氏曰六五雖不當位而與九二剛柔相應同心以濟難者也離雖為光而人君之光非一人之所能獨成乃因與賢臣有孚以致其光故其光也吉而非剛明自任之光也故曰君子之光有孚吉象曰君子之光其輝吉也蓋以深辨此意按管輅曰日中為光朝日為輝夫中則日在上朝則日在下在上之光以在下之暉而獲吉則五以二而獲吉明矣先儒謂暉為光之散非也暉者光中之氣詩曰庭燎有暉周禮眠寢以十暈為十暉皆謂光中之氣五離為虛

故為光二坎中實故為光中之氣也未濟諸爻皆失正九用事之爻皆曰貞吉九二九四六五是也九二剛中不假言悔六五柔中故言无悔九四不中故言貞吉悔亡言不如是則悔不亡也六五兩吉字貞吉者六五自謂也有孚吉者謂九二也小象甚明上九之兩有孚亦以三上兩爻言之

上九爻項氏曰既未濟皆取義於濟故兩卦初上皆稱濡然得失不同者既濟自二始濟則初雖濡尾而不害其為既濟也故无咎未濟正坐濡尾不能續終所以為未濟也既濟之中有亂之理故上六以濡首為人事之危未濟之中有濟之理故上九以濡首為人事之失也六五以九二為孚則上九之孚首六三也濟以孚為美然而所以用此孚者不可忽也六三以坎從離酒自下升而入於上則飲食之象也上九自離入坎首反向下而於飲酒則濡首之象也我飲食彼則彼可以出險而成既濟之功彼濡我則併我而

入於險矣患難將終天下將濟當此之時上之舉動
 豈可有失失則敗矣此君子所以謹於辨物居方之
 事所謂亦不知節者正謂不明於辨也夫人居患難
 之爻幸其將平方欲相與以樂其終而反因樂以壞
 其終此何等時而作事如此亦可謂不知節矣



節
 卷十

讀易述卷十

讀易述卷十一
 明 潘士藻 撰

繫辭上傳

草廬吳氏曰繫者謂如緼繩於物辭者易書之言也

文王所作之辭繫於各卦之下謂之彖周公所作之

辭繫於各畫之下謂之爻夫子述此篇以釋文王周

公繫彖辭爻辭之意故曰繫辭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剛

讀易述
 卷十一

柔斷矣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
 成形變化見矣

金賁亨曰此章言伏羲作易之本原與君子學易之

要道也蓋乾坤貴賤剛柔吉凶變化者易之道也易

未作而已形於天地之間雷霆風雨日月寒暑男女

者天地之道也易既作而悉具於卦爻之中可見易

道本乎天地自然之理而非有所安排造作也易道

盡於乾坤乾坤盡於易簡乾道易故易知坤道簡故

易從知與從以君子學易言非謂他人知我從我也
既易知自不能離故有親言與道相親也既易從自
日加益故有功不離道則德自久日加益則業自大
君子體易之實功也

述曰象青天尊地卑何以定乾坤大卜三易之法其
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四然連山首艮歸藏首坤惟
周易先乾後坤因於天地尊卑之分也鈎深圖曰自
一至十天尊於上地卑於下祇以異耳卑何以先高

補易述
卷十一

史氏曰卦畫自下之序也易道貴陽而賤陰動靜何
以斷剛柔剛非不靜其常在動柔非不動其常在靜
斷者虞翻云分也置陰陽言剛柔俞氏琰曰質可見
氣不可見也龔氏曰坎在北震在東西北則乾東北
則艮皆陽也離在南兌在西東南則巽西南則坤皆
陰也各以其所居之方此之謂類聚陽物也而與陽
為羣陰物也而與陰為羣各以其所名之物此之謂
羣分方其各止於一而不相與則無失無得貞而已

補易述
卷十一

矣或類聚或羣分則得失隨之此吉凶所以因動而
生以為得失之報也方曰事情所向物曰事物善惡
以言乎陰陽實體則朱先生未若龔氏之切乎在天
成象按虞翻說曰震象出庚兌象見丁乾象盈甲巽
象伏辛艮象消丙坤象喪乙坎象流戊離象就己於
文日月為易虞翻說當是輔嗣注以為況日月星辰
非也在地成形震竹巽木坎水離火艮山兌澤乾金
坤土也物極謂之變變然後成象物生謂之化化然
後成形變化見則天地之妙用顯矣
項氏曰此章論伏羲作易本於天地自然之易邵子
所謂畫前原有易也是故觀乎二儀之判而奇偶之
畫已定觀乎卑高之勢而三極之位已陳觀乎動靜
之理而七八九六之性已斷觀乎氣類之分合而比
應攻取之情已生觀乎法象之著陳而飛伏變互之
體已見朱子發曰乾坤貴賤兩者聖人觀天地而畫
卦剛柔吉凶變化三者聖人觀萬物而生爻

彭山曰尊者能主于上之意卑者能屈於下之意定者一定而不易也尊卑以道言乾坤以德言尊非健不能卑非順不能尊者不能自尊卑者不能自卑則乾坤毀矣不可以為定

胡氏曰天地卑高既定則人事萬物之情皆在其中故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各有貴賤高卑之位是以君臣父子夫婦長幼定矣

朱氏曰動而不屈者剛也靜而不變者柔也動靜有

常則乾剛坤柔其德斷而無疑矣

彭山曰動靜者乾坤起伏之勢也動顯於外而靜中亦有動此動之有常也靜藏於內而動中亦有靜此靜之有常也乾本剛德剛則常動坤本柔德柔則常靜動而无常則易衰不得為剛靜而无常則易躁不得為柔惟常則一剛一柔斷然不相雜乃為不已之德剛而不已所以為健柔而不已所以為順此言乾坤之德不過一剛一柔之斷而已

胡瑗曰以人事言之君以剛德居上為動出令而臣行之臣以柔道居下為靜納善而君聽之君臣動靜既有常理則剛柔常分可以斷矣此經綸天地之德亦兼總萬物之動靜也

韓康伯曰方有類物有羣則有同有異有聚有分也順其所同則吉乖其所趨則凶故吉凶生矣

蘇氏曰方本異也而以類故聚此同之生於異也物羣則其勢不得不分此異之生於同也有成而後有

毀有廢而後有興是以知吉凶之生於相形也

天地一物也陰陽一氣也或為象或為形所在之不同故在云者明其一也象者形之精華發於上者也形者象之體質留於下者也人見其上下真以為兩矣豈知其未嘗不一耶由是觀之世之所謂變化者未嘗不出於一而兩於所在也自兩以往有不可勝計者矣故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之始也

張氏曰成象成形須得變化意思假若日月无往來

星辰無顯晦山川無聳伏潮汐人物無老壯榮枯則
滯而不通造化亦幾乎息矣故日月星辰山川動植
之屬者天之象地之形也其往來顯晦聳伏潮汐老
壯榮枯之屬相推而不窮者象形之所以成也

是故剛柔相摩八卦相盪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
月運行一寒一暑

述曰象旨是故接上以起下之辭剛柔謂爻畫奇偶

也馬融云摩切也盪除也剛摩柔為震坎艮柔摩剛

為巽離兌虞翻謂剛柔相摩則八卦相盪者是也其

言二摩四四摩八八盪六十四揆之上下起接不屬

矣然則八卦之盪奈何胡瑗言若十一月一陽生則

推去一陰五月一陰生則推去一陽頗為近之然盪

陰入陽盪陽入陰京房義精矣此言夫天道卦象之

流行非以畫卦也錄其事故下遂以雷電風雨繼之

雷震電離風異雨坎吳幼清曰義皇卦圖左起震而

次以離鼓以雷霆右起巽而次以坎潤以風雨也運

行寒暑五經通義云日在牽牛則寒在東井則暑幼
清曰艮山在西北嚴凝之方為寒兌澤在東南為暑
在離次以兌者日之運行而為暑在坎次以艮者月
之運行為寒也

王註相切摩言陰陽之文感相推盪言運化之推移
紀聞曰摩是八卦以前事盪是有那八卦了團旋推

盪那六十四卦出來漢書所謂盪軍是團轉去殺他

磨轉他底意思前以乾坤貴賤剛柔吉凶變化言是

對待之陰陽交易之體也後以摩盪鼓潤運行言是

流行之陰陽交易之用也

章氏曰陰陽剛柔相摩相盪網緼變化生生不窮天

地人一也日月往來一寒一暑一歲十二月一日十

二時莫不然手

質卿曰看來天地原只一乾坤乾坤原只一變化此

造化自然已成之易也故易之始作也只是以一剛柔

而已有剛柔也不能不相摩相推而斯有八卦有八

卦也不能不相益相盪而斯有六十四卦剛柔者乾坤之異名摩盪者變化之妙用易何嘗外於乾坤哉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乾知大始坤作成物

述曰象旨乾交坤而震坎艮得乾道成男坤交乾而巽離兌得坤道成女乾男為父者以其始物之氣坤女為母者以其成物之質易象數鉤深圖曰一陽生於子而乾位在西北居子之前故曰知大始一陰生於午而坤位在西南作於申成於酉故曰作成物皇極通變以為乾位在亥知大始坤位在未作成物文王後天之用二說相通也

坤易述
卷十一

彭山曰乾坤者天地生物之大德而人得之以生者同此德也乃以男屬乾道女屬坤道者蓋自陽之生而言則生於陰也陽在陰中勢必發揚故得乾初爻為長男得乾中爻為中男得乾三爻為少男自陰之生而言則生於陽也陰在陽中勢必退縮故得坤初爻為長女得坤中爻為中女得坤三爻為少女男女

雖同稟陰陽之氣而主於陽者必健主於陰者必順其勢各有所重焉乾坤之道生物之理也以乾坤之道而成男女則男女之性本乎健順之德也與凡物得形氣之偏者不同物性不可以語健順故男女以人言也此結上文以起下文見乾坤乃人固有之理而德業之所由成也

坤易述
卷十一

朱氏曰六子致用萬物化生不越乎乾坤震坎艮之為三男得乾之道也巽離兌之為三女得坤之道也聖人用之天下合乾坤也父子君臣乾坤也夫婦震巽坎離艮兌也長幼其序也朋同類也友異體也五者乾坤而已矣

胡氏曰萬物始於无形乾能知之時下降而生之坤則能承陽之氣以作成萬物之形狀也說旨曰知猶主也作者發動鼓舞之意始始其氣也成成其質也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

德可大則賢人之業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

述曰諸卦受畫於雷風山澤水火諸卦之畫无一非雷風山澤水火雷風山澤水火无一畫非乾坤乾本氣之自然故易坤因乾之自然故簡易簡者无為之別名惟其易故易知易知者自為主也惟其簡故易從易從者順乾行也曰有親曰可久只是一箇易知之妙曰有功曰可大只是一个易從之妙天下事不

增易述
卷十一

可一毫着意亦不可一毫着力易則不着一意所知者皆人可與知簡則不着纖毫之力所能者皆人可與能或以朱義心明白而人易知事要約而人易從是說向外去非也此合内外之道韓注順萬物之情故曰有親通天下之志故曰有功親親切也功效效也親切乎中自疊疊而不息故可久功同乎人自積漸而日益故可大賢人言其德業過人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張邦奇曰所謂天下之理者何也高者卑

者動者靜者類聚者羣分者成象成形者莫不由於易簡而各得順其分位也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其中云者承乾坤之謂應天尊地卑而言也夫天一形也地一形也不啻千萬其形也私其形者其形幾何故不足以當三才之一不足以當三才之一者謂其不才也

增易述
卷十一

象音可久可大與盛德大業无異也而稱賢人者項氏曰明乾坤之德業人皆可充而至吳幼清指為賢人別曰易簡理得者聖人也殆不然乎湛子曰理一而已易簡非二體久大非二功德業非二事蘇氏所謂隱顯之別也此乾坤之辯也不可不知也
淮海曰天尊地卑以下其易之定體乎剛柔相摩以下其易之運用乎昏自然也定體自然便是不動為運用即先天也運用自然便是以運用為不動即後天也先天後天一也自然者易簡之謂也天地所以為天地人所以為人其理易簡而已賢人可久可

大是得此易簡即可作聖人也聖人之成位乎中是得此易簡即可參天地也所以中庸提出率性二字惟率性則易簡

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剛柔相推而生變化述曰聖人設卦謂伏羲也始作八卦重為六十四卦矣八卦以象告不言而見吉凶觀象繫辭謂文王也觀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之象繫之彖辭又繫之爻辭以明吉凶因得明吉因失明凶也剛柔爻之九

周易述

十一

六也九陽六陰迭相推盪剛推柔生變柔推剛生化卦象之有吉凶悔吝皆本於此易乾鑿度曰陰陽有盛衰人道有得失聖人因其象隨其變為之設卦方盛則託吉將衰則寄凶陰陽不正皆為失位其應實而有之皆實義善雖微細必見吉端惡雖纖芥必有悔吝所以極天地之變明王事也

是故吉凶者失得之象也悔吝者憂虞之象也變化者進退之象也剛柔者晝夜之象也六爻之動三極之道

也

述曰象言易言吉凶在人為得失之象易言悔吝在人為憂虞之象虞與憂對當讀如驩虞之虞謂樂也柔變為剛進之象剛化為柔退之象剛進柔退明晝象柔進剛退晦夜象蓋卦爻剛柔相推以成變化而變化將來又成剛柔猶是晝夜相繼焉其柔之變復為剛者猶晝之仍繼乎夜也剛之復為柔者猶夜之仍繼乎晝也

周易述

十五

蘇氏曰夫剛柔相推而變化生變化生而吉凶之理无定不知變化而一之以為无定而兩之此二者皆過也天下之理未嘗不一而一不可執知其未嘗不一而莫之執則幾矣是以聖人既明吉凶悔吝之象又明剛柔變化本出於一而相摩相盪至於无窮之理曰變化者進退之象也剛柔者晝夜之象也象者以是觀之之謂也夫出於一而至於无窮人之觀之以為有无穷之異也聖人觀之則以為進退晝夜之

聞耳見其今之進也而以為非向之退者可乎見其
今之明也而以為非向之晦者可乎聖人以進退觀變
化以晝夜觀剛柔二觀立无往而不一也

六爻之動動即變化也陸績曰天有陰陽二氣地有
剛柔二性人有仁義二行六爻之動法乎此此三才
極至之道也極陸德明訓至韓注兼三才之道故能
見吉凶成變化也

是故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所樂而玩者爻之辭
也

述曰易之序謂易中所著事理當然之次第也爻之
辭謂六爻所言之吉凶悔吝居而安各得其所之意
也樂以心言玩謂釋之而不厭也君子觀易之序而
循是理故安觀爻之辭而達是理故樂

孔疏觀象而知其所處若居乾之初九而安其勿用
者居乾之九三而安在乾乾是所居而安者易位之
次序也辭有吉凶悔吝見善則思齊其事見惡則懼

論易述
卷十一

十四

而自改所以愛樂而耽玩也卦爻皆有辭但爻有變
化取象既多以知得失君子尤所愛樂也

是故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
占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述曰紀聞曰觀象繫觀諸卦爻之象觀變只觀所變
卦爻之象耳占以揲而值之將用之以為決斷故謂
之占易以變為占于占言變蘇氏曰至於占而君子
之慮周矣是以自天祐之

論易述
卷十一

十五

卜子夏曰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
而玩其占自卜之明也聖人極陰陽之度窮變化之
會而得其易是以合於天而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也
仲虎曰象與變有剛柔變化之殊辭與占有吉凶悔
吝之異君子居而學易已窮乎象與辭之理動而用
易又適乎變與占之宜動靜无非易即无非天故自
天祐之吉无不利天地間剛柔變化无一時間人在
大化中吉凶悔吝无一息停吉一而已凶悔吝三焉

故上之示人以吉凶悔吝者聖人作易之事此獨吉而無凶悔吝者君子學易之功也

項氏曰此章謂讀易之法必自文王之易始故上章論乾坤貴賤剛柔吉凶變化五事而此章獨自吉凶變化起義者蓋有畫之初乾坤貴賤剛柔之迹已著而吉凶變化之象未明有卦然後見易之有變化二端皆文王辭也復以二端析為四類而詳言之吉凶者失得之已定者也其憂虞之初則謂之悔吝變化

周易述 卷十一

十六

者易之用也其所以變化則剛柔二物而已故觀吉凶者必自悔吝始觀變化者必自剛柔始文王觀四者而繫之以辭讀易者亦觀此四者而玩文王之辭則靜居動作無入而不利矣序即爻位居此爻之位則玩此爻之辭以處之然後能隨所遇而安樂之或以序作象樂作變以與下文合似不必爾

柔者言乎象者也爻者言乎變者也

吳羔曰首章所謂聖人作易者以畫卦而言前章所

謂聖人作易者以繫辭而言蓋先有卦而後有辭至此章則合卦爻辭而言其通例矣

述曰卦者象也成卦之體上下內外無不備具而柔之辭或舉其一或舉其詳或不言焉而皆足以相明此柔所以言乎其象也爻者九六之數也兩地則二四為六參天則一三五為九九畫奇六畫偶兼三才而兩之則六畫成卦所謂剛柔相推而生變化此爻所以言乎其變也

周易述 卷十一

十七

吉凶者言乎其失得也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無咎者善補過也

述曰爻之所以吉者言乎得若元吉征吉貞吉往吉大吉中吉終吉之類爻之所以凶者言乎失若征凶貞凶終凶見凶有凶之類彭山曰得正言吉心之安處也失正言凶心之不安處也悔者不肯自安於不正心切悔悟此趨吉之路然未至於吉吝者不能自克其不正心竊羞鄙此趨凶之路然未至於凶故曰

小疵小疵者未成失得猶許其改也无咎本亦有過以其善補是過以无咎朱氏曰止於當則其德全則人以為休而依之過於當則其行缺缺則人以為咎而遠之惟其缺而補之然後无咎吉凶悔吝无咎皆舉爻詞以明通例見人心皆安於天理之正而不正者自覺其凶少有不正自不容已於悔且吝此皆反正之幾欲人自得其本心也

是故列貴賤者存乎位齊小大者存乎卦辨吉凶者存乎辭憂悔吝者存乎介震无咎者存乎悔

述曰五存者應五言而為文天道貴陽而賤陰陰陽有貴賤之位皆卦爻之所列也陰陽各有貴統御謂之齊陽大陰小陽卦多陰陰卦多陽辭專取主爻陽大陰小語其常分耳當其為卦主則無異也胡氏曰六十四卦皆以陰陽得位失位分吉凶君子必當明辨之比之六二居得其正則其辭曰比之自內貞吉小畜之初九以陽居陽則其辭曰復自道何其咎吉

論易述
卷十一

論易述
卷十一

隨之九四以陽居陰則其辭曰隨有獲貞凶觀之初六以陰居陽則其辭曰童觀小人无咎君子吝噬嗑之上九以陽居陰則其辭曰何校滅耳凶是吉凶之文皆在所繫之辭君子若辨明吉凶之事觀其辭則可知矣彭山曰憂者危懼之意介者辨別之端善惡所由分之界也當初悔初吝之介而不憂則必至於凶矣震驚動也當其過時惕然驚動此即悔心之萌也能悔則復于無過矣龔氏曰悔则无咎介则无悔不近於知幾乎

是故卦有小大辭有險易辭也者各指其所之述曰俞琰曰卦以陽爻之大者為主則其辭平易如復謙之類卦以陰爻之小者為主則其辭艱險如小畜夬之類各指其所之之者動爻虛齋趙氏曰之變卦也言本爻之辭正指之卦之義朱氏曰詞有易者之於吉也所謂能說諸心詞有險者之於凶也所謂能研諸慮也

質卿曰大之不能不易小之不能不險此理有自然
 事有必至是之謂之也辭惟各指其所之則趨避者
 有定準就理者無他岐天下後世知有大道而不可
 欺以邪徑信有易地而不可惑以險途者全在於此
 淮海曰君子之居而動也盡善之謂得盡不善之謂
 失小不善之謂疵不明乎善而誤入於不善之謂過
 盡善而得則吉盡不善而失則凶覺其小不善欲改
 而不及則有悔不覺其小不善猶可以改或不及改

詩易述

卷十一

或不肯改則為吝常悔吝之萌不以小疵自恕以求
 補過則為无咎言積疵則為失積過則為疵積疵則
 為凶積補過則為无咎積无咎則為得積得則為吉
 此其一念之微而其著甚遠君子之所以貴慎獨與
 孟子曰欲知舜與跖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間也孟子
 之所謂間即大易此章之所謂介參天地在此盡人
 物在此淪夷狄在此八禽獸在此可危也哉可懼也
 哉所以學易之道全在憂悔吝者存乎介一句君子

有終身之憂其此悔吝之介乎

項氏曰自參者言乎象至无咎善補過皆解繫辭之
 文自列貴賤者存乎位至各指其所之皆讀繫辭之
 法也彖辭所言之象即下文所謂卦也爻辭所言之
 變即下文所謂位也吉凶悔吝无咎皆辭也獨吉凶
 言存乎辭者悔吝可以介而免无咎可以悔而致必
 有憂震之心者然後能用力於其微焉至於吉凶則
 得失之大者讀其辭皆可辨也是故貴賤以位言小

詩易述

卷十一

大以材言卦各有主主各有材聖人隨材之小大時
 之難易而命之辭使人知所適從也
 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
 述曰此直贊先天之易也先天之易有卦畫而无言
 无言而无所不貫无所不在精示意見而不可以形
 迹觀象窺測者人全具之人不得而執之故言易與
 天地準朱氏曰乾準天坤準地九準陽六準陰與之
 平等无低昂輕重之間故能彌綸天地之道象言彌

以反本言如弓既張而彌之愈反愈合綸以致用言如絲既分而綸之漸合漸大也

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精氣為物游魂為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

述曰象者此皆聖人用易彌綸之事以者用易也故幽明始終鬼神皆就易卦畫言之卦畫內外上下有天道焉有地道焉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故

諸易述
卷十一

三

知幽明之故荀爽曰謂陰升之陽則成天之文也陽降之陰則成地之理也幽謂天上地下之不可得覩者也明謂天地間萬物陳列著於耳目者也卦畫一變為始六變為終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荀爽曰陰陽交合物之始也陰陽分離物之終也合則生離則死卦畫陽奇陰偶物也精氣聚焉用九用六變也遊魂運焉張子曰精氣自無而有故顯而為用遊魂自有而無故隱而為變李氏曰物鬼也變神也鬼常

與體魄俱故謂之物神無適而不知故曰變章氏曰鬼神之情不可窺鬼神之狀不可見何從而知之精氣為物物則有象有象則終壞而為鬼遊魂為變變則無方無方則不測而為神是鬼神之情狀不於精氣游魂而知之乎

朱氏曰天氣也而成文地形也而有理形散為氣明而微也氣聚成形幽而顯也仰觀乎天凡地之成形者莫不有是文俯察乎地凡天之成象者莫不具是

諸易述
卷十一

三

理故分而為二揲之以四生二儀四象八卦成三百八十四爻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策皆原於太極知此則知幽明之故也

象者原始反終依鄭虞本當讀原始及終若曰推原其始則知未來反摺其終則知已往又或以為於其終而反求其始則固已費辭矣朱子發曰一變者卦之始也謂之一世六變者卦之終也謂之遊魂七變而反者卦體復也謂之歸魂始者生也終者死也反

則死而復生故知此則知死生之說其以初上為始
終而始終為生死是也其指六爻之變而謂遊魂歸
魂者非也

章氏曰精氣即遊魂之所凝聚遊魂即精氣之所運
用自其可見聞者謂之物自其不可執着者謂之變
魂之於物也直寄焉耳精氣遊魂一而二二而一者
也惟精氣全而遊魂定則發揚昭著雷動風散鬼神
之變化其非我也聖人只教人從自家身中認取

補易述
卷十一

高

精氣遊魂具而為人故曰人者陰陽之變鬼神之會
精氣為物形之謂也遊魂為變神之謂也形有生滅
神止往來耳於此了徹修身以俟不以天壽貳其心
斯命自我立矣

精氣為物坤之道也遊魂為變乾之道也魂升魄降
人死則然其生如之何

與天地相似故不違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
旁行而不流樂天知命故不憂安土敦乎仁故能愛

述曰幽明陰陽之顯晦死生陰陽之消息鬼神陰陽
之聚散而皆盡之於易可見易之道即天地之道也
天地一陰一陽以成變化而易與之相似故其故其
說其情狀自莫之能違也朱氏曰萬物者二篇之策
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之數故曰知周萬物天
下者萬物之會知周萬物乾知太始也道濟天下坤
作成物也易無物不知是知周於萬物天下皆養是
道濟天下故不過者所為皆得其宜無有愆過使物
失所也九家易以旁行周合六十四卦即卦之反對
反復為用正見其應變旁行未嘗逐流而不返使人
明天道之常數知性命之始終任自然之理故不憂
不憂者自得於已也安土敦仁萬物之情也易順物
之情使各得其所敦厚於仁故能愛養萬物胡氏所
謂物既遂性則父子兄弟親疎且遞相親睦而敦仁
愛之心是已不然雖欲愛之不能也

補易述
卷十一

高

心無一毫繫累謂之樂常人多憂因不能樂天不能

樂天因不能知命而不免有憂易理旁行不流即幽
明死生鬼神屈伸代謝於天地萬物之中者何莫非
命知命則一身之生死得喪同於屈信代謝何憂之
有非樂天何能安土安土者隨寓而安心無係累如
是方能敦仁方能愛愛者天地生物之心所謂仁也
不能安土必擇自安之地則惟知有己不知有人何
以能愛堯舜之得位孔顏之不遇其敦仁一也其能
愛一也其知天知命一也

謝易述
卷十一

十一

象旨旁猶旁燭之旁非避礙之意不流依京房本作
不留朱子發曰易之用者近是矣朱義行權守正非
本旨也易旁行不流故玩辭者變通天道以知天命
亦周物不憂似天也樂天依虞翻作變天安居易象
是為安土安土則心存理得故亦道濟天下似地也
變知天命則智迹混安土敦仁則生意發

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通乎晝夜之
道而知故神无方而易无體

述曰天地之化滔滔不窮如一爐金汁鎔化不息易
為之鑄寫成器使入模範匡郭而不過乎中也曲成
者順萬物之理而成之非一方也易與物變化明中
正之道隨其大小廣狹長短方圓無不各成就此物
之理无有遺漏而不成者天地萬物皆以易言之晝
夜者剛柔之象剛或化柔柔或變剛陰中有陽陽中
有陰貫通為一是謂通乎晝夜之道而知則不為變
化之所亂而可以知範圍曲成之道也荀爽曰晝者

謝易述
卷十一

十一

謂乾夜者坤也通於乾坤之道則无不知矣自此以
上皆神之所為也神則陰陽不測而易則惟變所適
不可以一方一體求此易之與天地準而能彌綸天
地之道也知此者其乾知大始之知乎非乾知大始
之知不足以知先天之易之妙

範者形之所自出圍者數之所能周天地之化有形
數故可得範圍相成也而開物相克也而成務麗於
形制於數而未始有窮也无以範圍之則天有愆陽

地有伏陰五行之氣拂鬱而失其性其發也有不得其平而甚至於過易將天地之化如用範來範成各就圓裏都沒過遮攔故曰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

龔氏曰範者形之使有體圍者制之使有方春則生夏則長秋則斂冬則藏一寒一暑終則復始天地之化也使之各因其時而成功此之謂範至於寒不陵暑暑不奪寒陰不至於太肅陽不至於太溫而萬物各得冲氣以生此之謂圍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是皆中節也

鄭氏曰易也天地也聖人也合則同離則異天下之萬物出人生死之不齊而不可為量數由其道得其宜極其高大莫不安其性命之情而致曲以成之易而已蓋帝之於萬物所以出齊相見與夫役說戰勞而遂至於成也豈一理而足哉此之謂曲成萬物而不遺也

龔氏曰流行於天地之間者無不受命於陰陽而從

從於晝夜其微有消息其若有盈虛其分有幽明其數有死生隨流轉徙未嘗知其為晝夜也故成然止冥然行惟晝夜之所驅耳通乎晝夜之道者則異乎此雖與之來而有所謂不來雖與之往而有所謂不往故其體為神其用為易

象旨神者何易之道也隨物而在故無方也何以為易理之變化也易何以無體變化故無體也葉少蘊謂凡易見於有為者皆言用用之者體而易不以體

對用故別而論之曰无體

淮海曰知幽明知死生知鬼神知萬物知命知晝夜如此乎言知之詳也總之只是知易耳幽明即死生死生即鬼神鬼神即萬物萬物即命命即晝夜曰故曰說曰情狀曰道曰化皆易也此知故而彌六合卷而藏於密吾心不慮而知之知是也若一人於慮便不神便不易便不能放不能卷便入聞見便落見解非德性本然之知矣德性本然之知乃同於天地萬

物而能生乎天地萬物者故大學之道在致知致知在格物合天地萬物而為一體是為格物妙天地萬物一體之道而通於知是為致知致知則得易易者心也故曰神無方而易無體心之不測便是神心之生生便是易非致知其何以哉故知致則理窮則性盡則命至

項氏曰自仰以觀於天文至故知鬼神之情狀故者以事言也說者以理言也情狀者以象言也易有象

精易述
卷十一

三

有理有事知斯三者而易之蘊盡矣昔者伏羲之始作也仰觀於天見陰陽之象俯察於地見剛柔之形於是制為奇偶之畫以準其象使萬物之情皆以類而從而天文地理遂與人事物情相通而為一而幽明之故可得而知矣原畫之所由始二分四揲之變皆起於至一无朕之中要畫之所以終三變六劫之餘復歸於至一无朕之始而死生之說可得而知矣氣聚而為物奇偶之畫所以為有象魂遊而為變九

六之化所以為无迹而鬼神之情狀可得而知矣此三知者言易之所知與天地準也下四故者言易之所能與天地準也範圍天地三言以見其彌綸天地之道也蓋易有奇偶二畫所以匡括天地之變化而天地不能越其外所以曲成萬物之終始而无一物之或遺通幽明死生鬼神之道而知无所不至是故天地之神无陰陽之定方而易奇偶之變亦與之周流而无定體此所謂易與天地準也

精易述
卷十一

五

一陰一陽之謂道

述曰易以道陰陽天地人物萬般不同其實不越陰陽兩端陰陽原不相判渾合而成不偏不雜此一元太和之氣自於穆自无妄自中正純粹精自生生不息乃所謂道也

彭山曰一陰一陽者陽明陰晦陽主陰而陰從陽隨時變通无所偏倚之謂也陰極而不變則滯於陰陽極而不變則滯於陽皆著物而入於器矣惟其變通

不滯則主之者陽從之者陰剛柔適得其中而无太過不及然後為道故道以形而上言非以陰陽為兩物而道在其中也象山陸氏曰一陰一陽已是形而上者莊渠魏氏謂一偏者不足以為道得之矣

形而上者謂之道指虛明者而言陽也形而下者謂之器指成形者而言陰也此陰陽之大分也陰用事則陰陽不交而為否陽用事則陰陽交而為泰故道也者陰陽之交也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蓋謂此也

請易述

卷十一

陰陽合德則為道陰陽合德者陽中有陰陰中有陽偏於陽則陰隨陽而散漫偏於陰則陽隨陰而沉淪此則墮於氣矣象山曰一陰一陽已是形而上者謂其不偏也

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

述曰繼之者善天命之本然乎成之者性人之得於天命自然乎繼者陰陽相續貞又為元比太和渾淪

之體所謂善也成者陰陽化生成男成女此秉彝各足之真所謂性也善者性之原性者善之實善性皆天理中間雖有剛柔善惡中偏之不同而天命之本然无不同知繼善成性之本體則工夫始與天命合一始能得性之至善而不滯於意見之偏此君子之道也不能見此全體未免失其中正落於偏倚故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或偏於陽或偏於陰仁與知遂分而為二至於百姓則由于陰陽之道而不知一陰一陽之道皆離道也故曰君子之道鮮矣

請易述

卷十一

顯諸仁藏諸用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盛德大業至矣哉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

述曰君子之道一陰一陽之道也在天地為元在萬物為含生之仁造化以貞復而肇生物理以歸根而反生顯諸仁也一陰一陽妙合而凝也然而莫測其出機焉莫測其入機焉藏諸用也一陰一陽機緘不

露也仁即生理之根柢而於是乎顯所以綿綿而不絕用即發育之盛大而於是乎藏所以混混而无迹故曰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蓋道之妙也天地无憂聖人有憂而同此顯仁同此藏用盛德大業至矣哉如天施焉如地生焉无不有也我不自以為有而覆載生成皆其所該是富有也所過化焉所存神焉如天地之運而无息故者不留積盈而來者不匱也是日新也

論易述
卷十一

五

仁言顯即用是體用言藏即體是用發明道之體用一原顯微无間總是一陰一陽之妙蓋顯即陽之動而主宰乎陰者曰顯諸仁則全體呈露而不落聲臭藏即陰之靜而附麗于陽者曰藏諸用則大用顯行而无所作為顯而藏藏而顯不可以意見見不可以耳目知此所以仁者知者滯于偏而不得其全不著不察之民由其道而不知而聖人之盛德大業與天地鼓物而不憂者同也

生生之謂易成象之謂乾效法之謂坤極數知來之謂占通變之謂事陰陽不測之謂神

述曰聖人盛德大業本易道而成故推言以盡其意生生者生而又生動而生陽靜而生陰隨時變通此易理也自其生生之成象謂之乾自其生生之效法謂之坤象謂理先見而未成形者以其健而主陰故曰乾效呈也謂法乾制用而成形者以其順而從陽故曰坤數著數也變卦變也物莫逃乎數故極數可

論易述
卷十一

五

以知來物事行事也即所占卦變而通之也極數知來所以通事變也占之於心而通之於事則乾坤之理與時偕行而不滯於迹此陰陽之不可測也故謂之神上章言易无體此言生生之謂易惟其生生所以无體上章言神无方此言陰陽不測之謂神惟其不測所以无方象旨言陰陽得中者為道也今夫聖人之明民示諸有而儒者之高論乃欲引而淪諸无大傳云一陰一

陽謂道矣今乃接云陰陽氣也其理則謂之道然則陰陽不足謂道乎易稱乾道稱坤道又稱乾陽物坤陰物以明陰陽即道道者所由之路陰陽即厚有之所由出入也今云然者豈非其誤解形下之器哉古老曰偏陰偏陽之謂疾此豈獨命家之說也陳氏新話云道在陰而陰得其一在陽而陽得其一當別說如仁知所見也

象旨此明陰陽謂道之義繼指流行言萬物資始繼

論易述
卷十一

五

貞以元元為善長故曰繼善屬一陽之分貞而成終物各有則故曰成性屬一陰之分北溪陳氏曰繼成字與陰陽字應善性字與道字應繼善者即性善意猶言吉之先見為良心之本體成性者即性相近意蓋有累於氣之不中正者矣
仁知即性之成者人受天地之中以生仁知皆得其偏耳見之之謂道也隨其所見而目為全體不能盡知其性之所有者而全之也繼善成性以造化之

流行分陰陽仁陽知陰以在人之稟受分陰陽上章說聖人之仁知與仁合而為一此說知者仁者仁與知分而為二道无陰陽本自无滯仁者之見滯于陽而不知有陰知者之見滯于陰而不知有陽百姓由于陰陽之道而不知君子一陰一陽之道也不知其性者為百姓知之而入於意見者為仁知之偏以昏落於成性之後而未親乎繼善之初也

蘇氏曰屬目於元形者或見其意之所存故仁者以

論易述
卷十一

五

道為仁意存乎仁也知者以道為知意存乎知也賢者存意而妄見愚者日用而不知是以君子之道成之以性者鮮矣

淮海曰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聖人之見即仁知之見但聖人不落於仁之見知之見仁知者即落於仁之見知之見百姓日用而不知百姓之日用即聖人之日用但聖人知此日用百姓不知此日用日用即人情物理也人情物理易理也除却人

情物理何者為日用克已復禮之學全在視聽言動
上做發育峻極之體全在三千三百上見曰知曰見
知此合一見此合一之易理耳其知也无所知无所
知則无所不知故曰吾有知乎哉无知也其見也元
所見无所見則无所不見故曰望道而未之見

龔氏曰仁者體也道以之顯用者知也道以之藏言
顯則知用之為知言藏則知仁之為體至於鼓萬物
而不與聖人同憂則寂然不動之時也聖人有思有為
者也故吉凶與民同患道則无思无為故鼓萬物而
不與聖人同憂

朱氏曰聖人有相之道不以其所可憂者而同乎无
憂以謂配天地立人道者存乎已易之道是已則聖
人盛德大業豈不至矣哉象旨富有者冒天下之道
開物成務顯仁也日新者惟變所適根本盛大藏用
也蘇氏曰我未嘗有即物而有故富如使已有則其
富有矜矣富有者未嘗有日新者未嘗新吾心一也

新者物耳

象旨此以易之陰陽言生生者生陰生陽也應一陰
一陽謂道之意一陽生而成象之謂乾一陰生而效
法之謂坤效法者依成象而代有終也成象特為朕
兆耳應繼善成性之意以其生于未始有象之先純
乎健而為主故曰乾以其生于既始有象之後純乎
順而從陽故曰坤蘇氏曰言易之道至乾而始有象
至坤而始有可見之法也紀聞曰象言成則法已具

而未定法言效則道盡見而无隱效呈效也出諸幽
隱以示人也法者未然而已然千古當然不易之定
體也張忠定曰事未判時屬陽已判後屬陰未判生
殺輕重在我已判更不可易

有象有法則數行矣易逆數也无有遠近幽深遂知
來物則有以極其數道无数也故未嘗有窮物有數
也故可極焉天地之數五十有五而大衍之數五十
著之用四十有九而卦止于六十四則數為可極故

也數為可極則來物為可知此占事也故曰極數知來之謂占

象者占者窮過劫之數遂知來物事則貫十有八變因變以成務矣吳幼清曰數者變之已成變者數之未定朱氏曰窮則變變則有術以通之此之謂事

象者著初揲卦猶未成或陰或陽不為典要矧可度思故曰神此言乎陰陽之道用于著數也在天在人謂之道在易在占謂之神龔氏曰初言道以一陰一

請易述
卷十一

四十一

陽為宗中言易以乾坤為序末言神以陰陽不測為妙則易果道陰陽而為理氣之別者亦太刻畫矣業德易乾坤占事神是一陰一陽之道隨所在而得名者非二理也

金賁亨曰此章以天道明易道也日新之謂盛德以上言天道生生之謂易以下言易道生生之謂易即一陰一陽之謂道也太極言也成象之謂乾即繼之者善也效法之謂坤即成之者性也以兩儀言也

極數知來之謂占通變之謂事易之大業顯諸仁者也陰陽不測之謂神易之盛德藏諸用者也

一陰一陽猶言一出入明奇偶之迭用也陰陽者氣也陰陽迭用者道也道之所生无不善者元也萬物之所同出也善之所成各一其性者貞也萬物之所各正者也成之者性猶孟子言人之性犬之性牛之性草木言性熱性寒也仁者見其始於一而以為仁智者見其終於萬而以為智木石飛走愚夫愚婦

請易述
卷十一

四十二

皆在其中而不知其所以然者是三者之見愚智雖不同而皆未足以言易也自易之顯者觀之有法象之著明則道之一陽也謂之仁可也自易之藏者觀之无方體之可測則道之一陰也謂之智可也一顯一藏鼓動萬物而不已則仁與智又皆屬於陽枯莖盡策藏顯俱出于无心則仁與知又皆屬於陰惟其神妙如此不可形容故贊之曰盛德大業至矣哉以言其德則變化日出而不窮此陽之顯也以言其業

則天地之間備矣此陰之藏也合而言之顯藏藏顯如循環之无端則易之一辭足以兼之矣觀其畫一奇以開萬象則奇也者誠天下之至健德之所以能日新也及其配一偶以成萬形則偶也者誠天下之至順業之所以富有也極奇偶之數至于萬有一千五百二十以見天下之賾則謂之占即奇之象也通奇偶之變至于千五百三十六卦以效天下之動則謂之事即偶之法也究而言之或顯或藏莫知其方則神之一辭足以贊之矣此即上章神无方易无體之意也

論易述卷十一

四十一

夫易廣矣大矣以言乎遠則不禦以言乎邇則靜而正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

述曰此章贊易理廣大則通上下矣以言乎遠者變動也所謂推而行之存乎通不禦者所謂通也以言乎邇不變者也靜則能動正則能一天下之動以言乎天地之間則乾坤合德剛柔有體變與不變互相

推移而萬物備矣

彭山曰无不含容謂之廣无不完具謂之大言易道如地之廣如天之大有窮盡不可得而禦也通指人心言正者貞也靜虛中所含之理平正无所偏倚之名也言易道雖廣大而皆具于吾心天地之間即廣大之道也備即具也具于吾心靜正之外无道矣夫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靜也翕其動也闢是以廣生焉

論易述卷十一

四十一

述曰易之廣大出於乾坤二卦乾坤各有動靜于其四德見之靜體而動用靜別而動交專謂專一直謂直遂翕謂合而氣之專者藏于此闢謂開而氣之直者出於此俞氏曰乾畫奇而實不變則其靜也專變則其靜也翕變則其動也闢闢乃乾之德而坤合之是已

彭山曰乾靜專坤靜翕譬如人之在家乾則端居於

內而坤則為之闔戶乾動直坤動闢譬如人之出外
 乾則遂意直行而坤則為之闔戶此皆乾為主而坤
 從之之義也大者自內而達于外廣者自外而包乎
 內此皆以動而為用者言然必以靜為之體靜而動
 動而貞也蓋遠之具於邇者程子所謂不專一則不能
 直遂不翕聚則不能發散是也

韓康伯曰乾統天首萬物為變化之元通乎形外者
 也坤則順以成陽功蓋於已用止乎形者也故乾以

諸易述

四十四

專直言乎其材坤以翕闢言乎其形對則乾為物始
 坤為物生散則始亦為生故總為生也

蘇氏曰至剛之德果至柔之德深絕意于動專也不
 可復回直也斂之無餘翕也發之必盡闢也

廣大配天地變通配四時陰陽之義配日月易簡之善
 配至德

述曰彭山曰天地本上文乾坤而言義時宜也陰陽
 進退隨時合宜言其明不息也故以配於日月易簡

聖人自然之善无所作為者也至德謂天地之德至
 極而无以加也此因廣大而推言之廣大該乎變通
 變通該乎陰陽之義陰陽之義該乎易簡之善易簡
 之善所以為廣大之本也善至于配至德則易道盡
 矣故贊之曰易其至矣

象音廣大配天地坤廣乾大也變通配四時虞翻曰
 變通趨時謂十二月消息蓋乾坤之變也陰陽配日
 月者荀爽曰乾舍于離配日而居坤舍于坎配月而

諸易述

四十五

居深居馮氏止以復臨明之湛子因曰陰陽交迭升
 降合日月往來代明恐與變通義複也

蘇氏曰天地得其廣大四時得其變通日月得其陰
 陽之義至德得其易簡之善明乾坤非專以為天地
 也

項氏曰夫易廣矣大矣此一章之總目也遠而不禦
 即直與闢也靜而正即專與翕也天地之間備矣即
 大生廣生也易之為道一與兩而已乾即一也靜而

守一則其氣專而无不閉動而用一則其行直而无
不開此乾所以為萬物之父坤即兩也兩閉者為翕
言與乾俱閉也兩開者為闢言與乾俱開也此坤所
以為萬物之母大者无不統也廣者无不承也自廣
大而至易簡其言之序自博而趨約也易之所以廣
大者以其能變通也所以變通者陰陽二物而已所
以為陰陽者至易至簡也陽者一之而已豈非天下
之至易乎陰者兩之而已豈非天下之至簡乎天地
之間至大者天地至變者四時至精者日月至善者
至德易之書具此四者豈不謂之備乎其占也无有
遠過幽深遂知來物此所謂不禦也其未占也寂然
不動无思无為此所謂靜而正也其形則靜其德則
正靜者坤之翕也正者乾之專也

淮海曰易之廣大於遠不禦於適靜正天地之間无所
不備見之而其所以廣大者則出於乾坤二卦專與
翕所謂靜正也直與闢所謂不禦也天地之間无所

不備即大生廣生也惟專而後直惟翕而後闢天地
雖廣大其至德則甚易簡矣人心之靜正如乾之專
如坤之翕則易簡之善是亦天地而已寂然不動則
自專則自翕是所謂靜正也

子曰易其至矣乎夫易聖人所以崇德而廣業也知崇
禮卑崇效天卑法地

述曰紫溪曰易是易理非易書上章云生生之謂易
是理也在天為天道在地為地道在人謂人道聖人
所以為富有之大業日新之盛德者即此生生之理
而已非謂用易以為德業也質卿曰德是上通乎神
明者故曰崇不崇即不能首出庶物業是博及乎生
民者故曰廣不廣即不能併懷乎衆類德之崇只在
知上業之廣只在禮上

註疏知以崇為貴禮以卑為用知者通利萬物象天
陽无不覆故以崇為貴也禮者卑敬於物象地柔而
在下故以卑為用也極知之崇象天高而撫物備理

之用象地廣而載物也易道之大豈有出於其外者哉

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成性存存道義之門

述曰天地易之門戶天地設位六爻上下升降而易行乎其中矣行乎其中者用崇德廣業故也聖人知禮成於所性綿綿若存一崇一卑渾然天地設位之體自然觸處皆成道義德之崇崇於此業之廣廣於此矣易之至在聖人身上於此全見

請易述
卷十一

四

金賁亨曰知崇禮卑合內外之道者也變化者天地之用道義者知禮之發故天地設位而易行成性存存而道義出成性存存於前倚衡之見也薛敬軒曰成性即天地存存即設位道義之門即易行乎其中天之生生不已理之生生不已也

知崇是知識要超邁禮卑是須切實處行若知不高則識見淺陋若履不切則所行不實知識高便是象天所行實是法地識見高於上所行實於下中間乃

生生而不窮故說易行乎其中自知禮之見諸人者為道自知禮之措諸用者為義有天地之道而後易行有知禮之門而後道義出三極之道一而二而一者也

知之所以知者本於乾之易知禮之所以能者本於坤之簡能易知如乾故知崇如天簡能如坤故禮卑如地禮即理也以禮言則有據約禮崇禮復禮此之謂也

請易述
卷十一

四

所脚曰一物當前纔動念便如陰雲之障天知便不崇於德分上便減却分數關事到手少不停當便如脚跟之不着地事便不成就禮條理也極細密極卑下如親親尊賢之等殺皆是禮所生何其穩當聖人禮之卑其卑如此

聖人體易於身知窮萬物之原則乾之始萬物也禮循萬物之則踐而行之則坤之成萬物也有天地之位則有陰陽之變行乎其中人有此性則有知禮之

德存乎其中但患人不能存之耳苟能存其所存則道義皆自是而出矣門言其出也道者義之體智之所知也義者道之用禮之所行也成性猶設位也有此位則謂之設位有此性則謂之成性即上文成之者性也至存存上一存字方言人為之功



讀易述
卷十一

至

讀易述卷十一

讀易述

讀易述卷十一

明 潘士藻 撰

繫辭上傳

聖人有以觀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

賾之象

此曰葉氏曰卦者所以示象也故有以見天下之賾

賾中理之所藏可探以示人也上下內外所謂擬諸

其形容也靜而有則者形也動而有儀者容也陰象

陰之物宜陽象陽之物宜陰陽雜者亦然此所以謂

之象而成卦鄭氏曰若乾之健坤之順震之動離之

文而取於馬牛龍雉之類則象實像之故也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

馬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

述曰天下之動未便說到易之動是事至面前自家

一念萌動求處置他便是動也會通者於眾理所聚

而觀之求所通利而典禮行所謂擇乎中庸也典禮

四五一

者常道之節文也吉凶生於動而禮以一變萬乃所以斷也會通典禮得則為吉會通典禮失則為凶

鄭氏曰爻者九六之數也會則萬物皆相見通則氣融而亨典常言禮變言而辭者所以命其物也萬物方靜辨而各正后不省方而君子則向晦亦無所效矣天下之時至於會通而无道以御之則是在革之聚而忘不虞之戒處既濟之定而无防患之思也豈能必无凶乎故有典焉以經之有禮焉以緯之順之

續易述
卷十二

者吉逆之者凶而繫辭焉以斷之天下之動始得而知矣若否泰損益之不同而消息盈虛之不能違爻效之故也

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也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也述曰象自賾之不可見處名之是言天下之至賾也惡猶厭也辭自變之不可窮處通之是言天下之至動也卦名與辭皆言也亂猶焚也至賾者隱而難求則生厭聖人言之犁然當於人心不可惡也至動者

雜而易擾則致焚聖人言之井然各有條理不可亂也此承上文言聖人所言至賾至動之理皆本於實見而人心所由安定也

鄭玄曰天下之賾去人情也遠疑若可惡象之所言每與理會則人將樂而玩之矣天下之動擾擾而不齊疑若可亂爻之所言每與事適則人將居而安之矣

續易述
卷十二

蘇氏曰象卦也物錯之際難言也聖人有以見之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而畫以為卦剛柔相交上下相錯而六爻進退屈信於其間其進退屈信不可必其順之則吉逆之則凶者可必也可必者其會通之處也見其會通之處則典禮可行也故卦者至錯也爻者至變也至錯之中有循理焉不可惡也至變之中有常守焉不可亂也

楊誠齋曰固有言天下之至賾而可惡者矣其端之玄虛寂滅是也易則不然龍血玄黃雨於何地日中

見斗災於何時載鬼一車證於何人然衆不以為証君子不以為怪何也象也非實也固有言天下之至動而可亂者矣諸子之堅白同異是也易則不然一卦五陰陰不少矣一陽令之而必從一卦五陽陽至雜矣一陰主之而必聽何也有要也非蕩也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

述曰彭山曰此以學易者言也擬者見之定也議者擬之詳也伏羲擬所見之贖而以言定卦象之名其

續易述
卷十二

四

言略文王周公議所見之動而以辭發卦爻之義其言詳蓋欲人之體易而謹於言行也故學易者擬其象而後言則心一矣議其辭而後動則心精矣變化之所成實由於精一故不可不擬議也然則擬議之功豈在易書言辭之間哉雲峰胡氏曰聖人之於象擬之而後成學易者如之何不擬之而後言聖人之於爻必觀會通之以行典禮學易者如之何不議之而後動成其變化學易者之變化也

朱氏曰或出或處或默或語變化也爻象之變化象天地故曰天地變化聖人效之言動之變化體易也上章存存本原之功此章擬議言動之功惟存存則擬議者自明惟擬議則存存者益熟相須合一者也

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况其邇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遠之况其邇者乎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邇見乎遠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

續易述
卷十二

五

發榮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可不慎乎述曰居其室即在陰之義出其言即鳴鶴之義千里之外應之即其子和之之義在陰者鳴鶴隱微之地也居室者君子隱微之地也質卿曰言之善否在居室而言之應遠在千里此何以故蓋君子之言非徒出乎身也出乎身者一定加乎民言之加乎民者一定見於行行之發乎邇者一定見乎遠故言行為君子之樞機戶之運全在樞弩之發全在樞樞運而戶

必開機發而矢必遠君子之運動全在言行言行一發動自然加乎民見乎遠不可已也榮與辱為言行之賓言與行為榮辱之主主善而賓自嘉主召而賓自集識榮辱者先要辨其主遠近皆天地之心榮辱皆天地之道識其主自知動天地者就是此言行夫安得不慎

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子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

論易述
卷十二

六

述曰胡氏曰同人九五始有三四寇難故不得與二為應是先號咷也然二五至誠相應終得會遇是後笑也朱氏曰其臭如蘭言可服也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子曰苟錯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有慎之至也夫茅之為物薄而用可重也慎斯術也以往其无所失矣

述曰誠齋曰錯物於地无以藉之可乎薄莫薄於茅也然重莫重於藉也故非幣不姻非贄不見非百拜

不行酒皆有以藉之也慎之至也秦欲盡去先王之白茅而行一切之政苟則可矣如咎何
勞謙君子有終吉子曰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語以其功下人者也德言盛禮言恭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

述曰胡氏曰謙之九三以陽居陽在下卦之上以位言之則得其正以身言之則在人臣之極位上奉事其君下在於百官之上其貴至重其職非輕是以上

論易述
卷十二

七

則勞謙以事於君下則勞謙以接于人不以勤勞為慮常懷曠官之憂夫如是勞謙君子有終者也小人之性亦有謙順之時然其心易變不能終始而行之也德言盛者取其日新之謂禮言恭者取其恭順之謂朱氏曰存其位者非固位有終吉者也明言之當謙也

亢龍有悔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而无輔是以動而有悔也

述曰上既以謙德保位此引乾之上九剛過充滿不知謙降之道是以動而有悔遠謙故也

不出戶庭无咎子曰亂之所生也則言語以為階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出也

述曰姜廷善曰不出戶庭有慎於言語之象蓋口舌亦人一身之門戶也

子曰作易者其知盜乎易曰負且乘致寇至負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思奪之矣上慢下暴盜思伐之矣慢藏誨盜冶容誨淫易曰負且乘致寇至盜之招也

述曰紀聞曰小人而乘君子之器與上慢下暴者皆春秋諸侯之所為也奪之伐之者試是也非盜也然皆不由天子之命故曰盜思奪之盜思伐之盜者乘釁而至苟无釁隙則盜安能犯知盜知其所從起慢怠情忽忘暴不思輕發害及人物也強取曰奪執辭

曰伐伐者雖不免於為盜而所以致伐者我也故曰慢藏誨盜責在誨之者矣

張邦奇曰至賾而不清諸物故不厭至動而皆負夫一故不亂中孚言誠其身則物自應同人言正其心則人自親白茅過慎勞謙致謙亢龍惡居亢戶庭教密負乘戒慢皆迫人以自反而敬畏之也

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

述曰河圖一六居下二七居上三八居左四九居右五十居中梅氏古易考原曰凡天下之數起於一成於十不過十數而已加之以一則為十有一加之以十則為二其十由是而百千萬億皆出於十之外者也若河圖之數則不然焉天一為一矣至天三併天

一而為四一得其一三得其三而三與一有合至天
 五又與一三相得而合為九至天七又與一三五相
 得而合為十六至天九又與一三五七相得而合為
 二十有五曰五者天數之正曰二十者衍出之數雖
 曰衍出二十而其實不出天數五之外也地二為二
 矣至地四則併二而為六二得其二四得其四而二
 與四有合至地六又與二四相得而合為十二至地
 八又與二四六相得而合為二十至地十又與二四
 六八相得而合為三十曰五者地數之正曰二十五
 者衍出之數雖曰衍出二十五而其實不出乎地數
 五之外也總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曰十者天地之正
 數曰四十五者天地衍出之數而衍出之數實不出
 乎十數之外不出十數之外而衍出五十有五之數
 由是天數本奇然陽變而化陰地數本偶然陰變而
 化陽以此五十五數而完成而變化之屈伸往來其
 妙無窮以此五十五數而流行也伏羲聖人安得不

補易述
卷十二

十

則之以為大衍之數而用以揲著求卦也
 質卿曰河圖原有自一至十之數陽奇陰偶若天造
 地設而不相假借者天數五地數五此五位也相
 得而各有合蓋偶不能不求於奇奇不得不合乎偶
 此陰陽相感自然之常理也而圖之所列相得有合
 其妙如此五奇之積為天數二十有五偶之積為
 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成變化者成陽
 變陰化一歲氣運之周也有此變化即有此鬼神
 成之行之者相得有合之妙用也變化之運鬼神之
 行雖不必假之數而自靈自妙五十有五之數雖不
 為變化鬼神之用而相得有合而圖之數適與符合
 所以成變化行鬼神者於是而一可觀則為圖之至
 妙者與
 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為二以象兩卦一
 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時歸奇於扚以象閏五歲再
 閏故再扚而後掛

補易述
卷十二

十

述曰梅氏古易考原曰此承上文而言伏羲測河圖之數以揲著求卦也河圖天數五行為二十有五地數五行為三十矣然猶未盡乎衍之極也故伏羲則河圖而大衍之則又九十有九焉大衍者一與二為三二與三為五三與四為七四與五為九合三五七九為二十有四由是五與六為十一而一居其中又六與七為十三七與八為十五八與九為十七九與十為十九再合三五七九又為二十有四合十一之十三之十五之十七之十九之凡為十者五此大衍中之體數也故曰大衍之數五十合前之二十有四與後之二十有四并居中之一共四十九有九為大衍中之用數故曰其用四十有九雖衍為九十有九亦不出乎天一至地十之外此其所以為則河圖之衍數而為大衍之極其數也夫子說出一衍字以發河圖之意加大字以發明伏羲則河圖之意聖筆如化工其妙無窮而簡易易知豈不信哉

揲著之法取其變有取其詳取其用有取其體五十雖為河圖之大衍然猶為變中之靜用中之體故置之不用四十九者變中之變用中之用故特用之以揲著求卦也從一而左右數之皆一三五七八九而為天數五乾之純粹精而无陰柔偶數之駁雜且前後二十有四分二之象也一居於中掛一之象也曰三五七九有四者揲四之象也又三五七九有四者再揲之象也皆出於天機自然之法象而非一毫人力私知得以營為于其間於此見伏羲制作之神妙有非常情所能窺測者連山氏歸藏氏夏商周歷代遵而用之雖雜其序于理不越有以也
質御曰是故則之以制筮焉取其中宮天五乘地十之數而大衍之其數得五十即此五十之數置一不用其用四十九不用者乃所以用其用者乃所以為不用之用也其始分而為二以象兩蓋一之不能不二也既掛一以扞左於用之中又示以不用以象

三蓋三之不能不三也又既則於左而四揲之亦於右而四揲之以象四蓋三之不能不四也於是揲左而歸其餘數於左以象閏又揲右而歸其餘數於右以象再閏餘者歸而四十有九之策盡於此矣然後別起一掛象再閏之後別起積分也此當揲之策有準於造化之成功者也

象旨大衍曷為不盡天地之數宋咸易難曰天地是自然之數大衍則推行之數也五者著之小衍故五

續易述
卷十二

十四

十者著之大衍衍母之一數之所起故大衍五十之數虛其一而不用王註演天地之數所賴者五十也其用四十有九則其一不用也不用而用以之通非數而數以之成斯易之太極也四十有九數之極也夫无不可以无明必因於有故當於物有之極也而必明其所由之宗也

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十當期之日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

之數也

述曰計過揲之策凡卦若得乾而六揲皆九其策得二百一十有六若得坤而六揲皆六其策得百四十有四合之三百有六十當期之日也又以乾之策總計上下篇之陽爻以坤之策總計上下篇之陰爻合之為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之數也皆於造化之成功各有準焉此筮法之為妙非數也曷從而行之成之哉

續易述
卷十二

十五

是故四營而成易十有八變而成卦八卦而小成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能事畢矣顯道神德行是故可與酬酢可與祐神矣子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為乎

述曰營營為也四營謂分二掛一揲四歸奇也易變易也易之變自成初揲始也三變而成一爻十有八變則兩其三爻而成內外體此大成之卦也若三爻之八卦則為小成之卦矣大成之卦皆自小成之卦

引而伸之自八卦而為六十四隨其剛柔之類以置
六爻之變是為觸類而長之至於无窮則自六十四
卦而為四千九十六也自八而六十四自六十四而
四千九十六足以該括天下之動凡人所能為之事
盡在是矣予以用之存乎其人必也顯道神德行者
乎所謂道即一陰一陽之道行于象數之中而顯之
蓋顯其微而幽者與百姓之日用帝則同而非仁知
之見也所謂德即易簡至善之德發於道義之用而
神之蓋進於成德為行者與鬼神之出有八无同而
非形迹之合也由是則可與酬酢而對越之无愧矣
可與祐神而幽贊之无疑矣蓋卜筮之法人與神交
酢感格之本神待人而靈非其人猶未可與也故曰
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為乎知神之所為者人
而神者也非乾知大始之知孰能知此也哉
王宗傳曰營求也用著之法以四而揲之成易之數
以四而求之故老陽數九四而求之則其策三十有

論易述
卷十二

十五

六老陰數六四而求之則其策二十有四少陽數七
四而求之則其策二十有八少陰數八四而求之則
其策三十有二陰陽老少六爻之本也故曰四營而
成易若夫乾坤之策與二篇之策亦皆求以四而得
之此易之書所以成於四營也
象者八者天地之體故小成之卦八大成之卦八八
也天地之用六故爻止於六六十卦除四正體六六
三百六也而策亦極於三百六所以象之也卦立則
道見卦用則德行神妙變指陽化指陰爻者卦畫自
然之妙用也吳幼清曰自大衍至能事畢言著變之
神顯道祐神言著占之神凡此皆神之所為然變占
者惟陰陽二畫而已即天地陰陽之變化也崔子鍾
曰舊以五行釋變化者荒誕无稽以屈伸釋鬼神者
疎謬无據且无關於生著之義也
胡經曰夫道者寓於器而不囿於器天理自然本至
微也而卦爻之辭有以顯之聞天地之奧開吉凶之

論易述
卷十二

十五

兆言天下之臚而不可惡言天下之動而不可亂是
何其顯也德行也者得于心而見于事人事當然若
亦有迹也卦爻之數有以神之極數以知來通變以
集事吉得而趨之凶得而避之是何其神也如是
則明可酬酢於人幽可贊祐於神受命如響以前民
生之用彰往察來而發造化之秘所謂人謀鬼謀者
也雖聖人無容心也雖造化无容力也數者氣之度
法者數之準神也者道之樞而數法之宗也能知變

補易述
卷十二

六

化之道則其心亦靜而無靜動而无動所謂默而成
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是也非知神之所為乎

趙人齋曰顯道神德行一條屬在人身上故神苟非
其人道不虛行苟不至德至道不凝

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
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

述曰辭彖辭也變爻變也象卦象也占指所占動爻
言易道之至精至變彖言其統體爻又言其變動而

不居卦具成象則可以制器卜筮所以決疑也占所
之之辭則可以知來言聖人之道四欲人一一崇尚
而不可忽也制器猶言立事下繫象事知器事有定
形而心所實見者皆易之象也

是以君子將有為也將有行也問焉而以言其受命也
如響无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
與于此

補易述
卷十二

九

述曰賈卿曰辭變象占聖人作法天下後世崇而尚
之而後得聖人之蘊其在君子則有以識達乎此矣
是以君子將有為也將有行也不敢苟也於是以筮
問易而藉易以言著受命而以言如響應聲其應至
速也无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其應至悉也若是者
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于此蓋非精則粗非至精
則猶未離乎粗非天下之至精則精猶可比擬以之
與於斯必不能顯如是之靈通而君子將何以為有
為有行之資也

參伍以變錯綜其數通其變遂成天地之文極其數遂定天下之象非天下之至變其孰能與於此

述曰且君子方其問焉而以言之時所用於著者既參伍以盡其變復錯綜以明其數從參伍之變而通之則陰陽老少粲然以明遂成天地之文也即錯綜之數而極之則卦爻動靜昭然以著遂定天下之象也若是者非天下之至變其孰能與于此蓋非變則滯非至變則猶未離乎滯非天下之至變則變猶可方物以之與於斯必不能成受命如響之妙而遠近幽深來物遂知也

邵二泉曰參伍以變據掛揲扐時言變者數之未成者也錯綜其數總掛揲扐後言數者變之已成者也此二句相成止謂一變通變成文以成爻言也老少不出乎二象故曰天地之文極數定象以成卦言也動靜實該乎萬物故曰天下之象至變言其數之非常蓋尚象必由乎變而變之至者所以定所尚之象也

詩易述
卷十二

五

紀聞曰參伍錯綜混舉揲著求卦之事參伍錯綜之中每合三變而言則謂之通其變總合十八變而言則謂極其數蓋必每三變而後成一爻故曰通其變必總十八變而後成一卦故曰極其數

易无思也无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于此

述曰至精者无籌策而不可亂至變者體一而无不周此豈象數之所能得哉蓋有妙乎其間者矣易无思也无為也方其未感言在冊象在畫著在積寂然不動已耳及其有感則凡天下萬事萬物吉凶悔吝之理无有不通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于此神而又神謂之至神故寂然无時而不感感通无時而不寂精者精此也變者變此也

按上四節首一節辭變象占雖云四者而其下文所論則皆占也自是以君子將有為也至天下之至精言所占之事也自參伍以變至天下之至變言占之

詩易述
卷十二

五

法也自易无思也至天下之至神言占之理也

孫淮海曰寂感人心也寂感之間聖人所謂一貫也雖寂而天下之故未嘗不感雖感而本然之真未嘗不寂故寂感非二是以兩句說話明此心之本體也周子曰動而无静静而无動物也動而无動靜而无静神也物則不通神妙萬物吾心之妙萬物以寂然不動感而遂通耳中庸論不睹不聞莫見莫顯之幾而歸其功于慎獨孟子論有事勿正之道而約其要

備易述
卷十二

于

於勿助勿忘勿助勿忘便是慎獨慎獨則寂感自一寂感一則如洪鐘含聲明鏡蓄照不將迎於物物至應之應已不留本體不動擬議无所及思慮无所用至矣哉周子謂寂為誠感為神動而未形有无之間為幾非寂感之外又有幾也

夫易聖人之所以極深而研幾也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子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者此之謂也

述曰然則易也者乃聖人所以極深而研幾也蓋深

非聖人不能極惟能以筮問易之法則受命如嚮而來物悉知至深之理有以究極之矣向非聖人則天下冥冥焉莫測其指安究其歸故聖人之所以極深者易也幾非聖人不能研惟有極數通變之法則成文成象而趨避以審幾微之理有以研窮之矣向非聖人則天下貿貿焉莫辨其端孰嚴其介故聖人之所以研幾者易也易惟深也故深一極而遂能通天

備易述
卷十二

于

下之志有為有行若或啓之矣易惟幾也故幾一研而遂能成天下之務趨時利用若或鼓之矣易惟神也故其通志而成務者皆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而无思无為者有感必通也是深可極也聖人不能為之深幾可研也聖人不能為之幾神可通也聖人不能為之神皆易之妙用而聖人之成能也非聖人則易固无自而洩若非易即聖人於何而顯至精至變至神之妙於天下也哉故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此之

謂也此君子所以揲之而不可窮天下尚之而不可忽也

吳羔曰極未形之理則曰深適動微之會則曰幾極深謂以易之至精窮天下之至精研幾謂以易之至變察天下之至變不極其深无以研其幾深者體幾者用然皆神之所為夫變化之道不為而自然故知變化者則知神之所為也

蔡汝柎曰極深研幾總謂之神神則聖人之於天道也非假思慮所及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寂然无時而不感感通无時而不疾若思為在感通之前則感應皆思為之擾便觸遂成滯

楊誠齋曰易何為神也聖人窮極天下萬物之理而得其深研究天下萬事之微而得其幾聚於一心之精而謂之神也惟其深故以吾先知達彼後知以吾先覺達彼後覺自一心而通天下之志惟其幾故未亂知亂易亂為若未亡知亡轉亡為存自一心而成

論易述
卷十二

十四

天下之務合深與幾而至于聖而不可知之神此其所以能不疾而速不行而至也然則聖人之神果何物也心之精也豈惟心之能神哉物理亦有之磁石引針琥珀拾芥戎鹽蠶卵獺膽分益此一物之理相感有不疾而速者也豈惟物理哉人氣亦有之其母嚙指其子心動母未嘗往子未嘗來一人之氣相同有不行而至者也而况聖心之神乎是故範圍天地而一念不踰時豈假疾而後速經緯萬變而半武不出戶豈待行而後至何為其然也心之神也聖人聚天地之神於一心推一心之神于大易此易道之所以神也

子曰夫易何為者也夫易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是故聖人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業以斷天下之疑

述曰易之作也因神物以求天地之數而其用甚大民之初生啞啞耳不牖其衷孰為之開夫易吾見其

論易述
卷十二

十五

開物矣開物者知其未然也事之初起冥冥耳不決其趨孰為之成夫易吾見其成務矣成務者定其當然也天下之道前而已往後而將來无窮極矣而不示其歸則統之无宗會之无元夫易吾見其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天下萬事萬民之終始无能出乎此也是故聖人以其開物者通天下之志以其成務者定天下之業以其冒天下之道者斷天下之疑彭山曰此言易道之大所以佑民而聖人用之以化天下蓋為卜筮而發也

補易述
卷十二

千六

走故著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知六爻之義易以貢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吉凶與民同患神以知來知以藏往其孰能與於此哉古之聰明叡知神武而不殺者夫

述曰著數七七七四十九象陽圓卦數八八八六十四象陰方韓註圓者運而不窮方者止而有分言著以圓象神卦以方象知也惟變所適无數不周故曰

圓卦列爻分各有其體故曰方貢告也六爻有吉凶之義變易以告人也聖人體著之德使人知索諸神以此洗濯萬物之心斂藏於靜密之地與易道同其潔淨也心體本寂故謂之密著之神顯於卦爻則吉凶見焉告以吉而惟恐其不吉告以凶而惟恐其至于凶故曰與民同患聖人只以揲著求卦開示人心神以知天地萬物將來之理於未形吉凶悔吝決之幾先而趨避審知以藏天地萬物已往之理于其中

補易述
卷十二

千五

禍福利害著為明驗而監戒昭所謂无為而人自化也故曰其孰能與於此哉上古聰明叡知神武而不殺者夫洗心是通志吉凶同患是成務知來藏往是斷疑紀聞曰知得後來有吉有凶便先知所以預備之藏得吉凶之已往直令人心翼翼不忘常欲如其吉惟恐如其凶也聰明叡知是上知之資曰神武者易聖人神明剛斷之用以吉凶威服萬民不假刑殺也如知亢龍有悔則決不敢處身于亢以犯盈滿之

害如知履霜堅冰至則決當防之於微以消弒逆之
端是也

彭山曰神覺於幾先故曰知來知風於元迹故曰藏
往武威武也不怒而威大畏民志此神道自然之應
故曰神武

孔疏著定數於始于卦為來卦成象於終于著為往
以著望卦則是知卦象將來之事以卦望著則是聚
著象往去之事

是以明於天之道而察於民之故是與神物以前民用
聖人以此齋戒以神明其德夫

述曰是以承上文來上明天地陰陽變化之道下察
天下利害情偽之故天之道莫靈于神物矣民之用
莫急于趨避矣是與神物以前民用此所以有卜筮
也有思則與物雜故欲齋齋者所以齋不齋之思有
為則與物敵故欲戒戒者所以警不虞之患人心本
神本明本與鬼神合其吉凶非自神明其德何以啓

神物之靈非自齋自戒何以能神明其德聖人以此
齋戒以神明其德夫蓋以此教天下也德神而著卦
之用神矣

彭山曰湛然純一之謂齋肅然做惕之謂戒人知以
卜筮求神則必齋戒盡誠以立虛明之體然後有感
必應神啓其衷而吉凶吝悔之幾无不自覺蓋德本
在我神而明之非有得於外也此見卜筮之法惟以
開明人心所以謂易為卜筮作也豈若後世之以吉

凶計利害哉故其為教所係甚大
龔氏曰剛柔變化自然之道也其體幽以遠故欲明
之吉凶悔吝使然之故也其用顯以近故欲察之著
植而知數龜動而知象神物也其用則得人而後興
吳幼清曰其德即上著卦之德也神而明之存乎聖
人不然則枯草朽莖何神物之有

彭山卜筮論先儒以易為卜筮而作未為非是但所
謂卜筮者主于開物成務以前民用而非若後世之

論利害也聖人以百姓迷于吉凶之故雖父兄臨之師保誨之官法治之亦不知畏也所畏者惟在鬼神且如蠻夷氏羌雖無君臣之序亦有決疑之卜或以金石或以柁木國不同俗然皆各信其神以知來事而况于百姓乎故聖人因其明而通之以卜筮先使齋戒以神明其德德既神明則機易觸發而後卜筮之師以言告之則无不聽信趨吉避凶身安用利此聖人所以為神道設教也後世不知易之為教欲開

補易述
卷十二

三

明人心而執其象占立為斷例則不過以卜筮推測利害之粗迹耳先師有言著固是易龜亦是易可以知著龜矣外易理而說著龜則其言豈不贅乎

是故闔戶謂之坤闔戶謂之乾一闔一闢謂之變往來不窮謂之通見乃謂之象形乃謂之器制而用之謂之法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謂之神

述曰上言聖人用易以化天下此推言易道在天地間而聖人之用易不過盡乾坤變化之神也是故闔

戶謂坤坤主閉藏闔戶謂乾乾主開發闔闢相循陰陽迭至或陽變為陰開而更閉或陰變為陽閉而還開是之謂變須往則變往為來須來則變來為往往來改變不有窮已恒得流通是之謂通乾坤變通皆易也易無可見見乃謂之象見以揲著言三變著見變成有奇有偶以象剛象柔象太剛象太柔也形乃謂之器十有八變成內外上下之體具因其形質而名曰物器也制而用之謂之卜筮之法利用此法以

補易述
卷十二

三

動作出入凡不識不知之民咸日用之而莫知其然是之謂神至是則乾坤闔闢變化之妙在斯民日用中而齋戒神明之用自聖心而通于天下萬世矣朱氏曰知闔闢變通者明于天之道知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者察于民之故闔闢以一歲言之寒暑也一日言之晝夜也以一身言之出入之息生死之變也無闔則無開無靜則無動此歸藏所以先坤歟象音戶一也闔闢之則二陰陽之動靜亦一氣耳蔡

介夫謂闔戶之坤統言則為陰靜分陰陽而言則乾之靜專坤之靜翕也闔戶之乾統言則為陽動分陰陽而言則乾之動直坤之動闔是也變者動靜相生郭子和謂能闔又能闢也通者闔闢不已也象謂知大始器謂作成物法者聖人成能神者百姓與能也蘇氏曰闔闢之間二物出焉故變者兩之通者一之苟不能一則往者窮于伸來者窮於屈矣

章氏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不測之謂神陰陽即

易通

卷十二

乾坤也神道豈難知哉闔戶之謂坤闢戶之謂乾一闔一闢之謂變往來不窮之謂通吾人往來變通莫非乾坤之神道也人特不察耳故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

是故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

述曰上言因著以生卦此則推言卦畫之所自出也全重易有太極一句汝吉曰太之言大也惟一為大

惟一大為至極莫加故畫亘然一者象之曰太極為氣之元為天之天一實孔神而萬有萬形之生所自出故易有太極者一而命之曰乾也一生二而一則一而二者也配一而一曰兩儀儀之言匹也太極無對即所形擬之若其對焉耳兩儀生四象奇以象剛之七偶以象柔之八重以象太剛之九交以象太柔之六四象生八卦項氏曰凡繫辭之稱八卦即六十四卦也八卦更相上下為六十四卦故例以八卦稱

易通

卷十二

之伏羲始畫八卦亦謂六十四卦也朱氏曰八卦定吉凶開物也吉凶生大業成務也梅氏古易考原曰易揲著營度之易也極屋棟也屋棟在上而四方椽桷輻輳於棟是名曰極太者至大之謂也四十九著混然未分而一變三變九變十有八變之易森然已具于此是為至大之極故曰易有太極生是劈初分出而生也闔戶坤儀闢戶乾儀兩相合德故曰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生揲著所生也

四象七八九六所以象剛柔老少剛七少柔八太
 剛九太柔六分為老少是為所以示人者故曰兩儀
 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四象各專其一八卦則成列矣
 舉內八卦則八卦外不言可知矣八卦定吉凶十八
 變內外八卦具矣然後占者呈卦因可占象玩爻以
 定吉凶吉凶生大業吉凶既定無疑趨避生出極大
 之事故

彭山曰極者至極之名如至道至德至聖至誠之至

增易述
卷十二

至四

謂盡天理之極而无一毫私偽之雜也極謂之太極
 則入于无矣如太虛太清太上之云非无不可以為
 大周子曰无極而太極者以无極名太極也太虛太
 清太上道家亦嘗言之但以大言于極則于理為實
 耳蓋理者仁義禮智信而已矣太極動而生陽仁禮
 之所以顯也靜而生陰義智之所以藏也分陰分陽
 兩儀立焉此之謂矣合而言之陽中有陰陰中有陽
 也一動一靜互為其根此之謂矣知太極之為理則

當言於陽明之主宰而陰晦者則屬於氣矣

易者陰陽不偏之名陰陽不偏則動而无動靜而无
 靜然後謂之變易理斯至矣故曰易有太極動而生
 陽靜而生陰能生者皆陽也動者生之出機也靜者
 生之入機也由太極而言生皆理也則生乎陽而已
 矣故陽生于外則陰藏于內矣陽中之陰動之極也
 陰達於外則陽生於內矣陰中之陽靜之極也故曰
 動極而靜靜極復動復者復還之義如一陽復於五
 陰下之復故言于靜中之動非謂重複也若以重複
 言則所謂動極靜極者初猶未極必至末後而始得為
 極耶非太極之義矣

增易述
卷十二

至八

是故法象莫大乎天地變通莫大乎四時懸象著明莫
 大乎日月崇高莫大乎富貴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為天
 下利莫大乎聖人探賾索隱鈎深致遠以定天下之吉
 凶成天下之亶亶者莫大乎著龜
 述曰是故法象莫大乎天地以下歸重于著龜之大

邵二泉曰天地日月四時三者盡乎造化矣富貴聖人盡乎人事矣富貴以勢言聖人以道言二者所以造化天下者也是故非天地不立非日月不著非四時不行非富貴不尊非聖人不信天下之吉凶縱橫萬變不出乎是故著龜與參馬著龜所以盡人事之變也蘇氏曰天地四時日月天事也天事所不及富貴者制之富貴者所不制聖人通之聖人所不通著龜決之

補易述
卷十二

三六

梅氏古易考原曰是故法象莫大乎天地承言兩儀成象謂乾效法謂坤變通莫大乎四時承言一闔一闢往來不窮所謂揲之以四以象四時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承言見乃謂之象所以太剛為日太柔為月崇高莫大乎富貴上可見吉凶此句承言大業既有可致之資又有能致之勢弔民伐罪位天地育萬物孰非大業尤宜問筮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為天下利莫大乎聖人具著物以前民用立卦象而制成功

器使天下得以尚占象大業以成惟聰明啟智神武不殺之聖人能之故曰莫大探賸索隱鈎深致遠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亶亶者莫大乎著龜極言著龜之神以見聖人之利天下莫大於此下文又申結之

法象莫大乎天地萬物皆具奇偶之法象而天地其最大也萬物皆具九六之變通而四時其最大也萬物皆有爻象之著明而日月其最大也三者具而易

補易述
卷十二

三六

之道備矣一家一鄉一國各有占也而據崇高之極可以作天下之易者貴為天子富有天下者也山丘野祝皆能占也而具神智之全可以為天下之利者聖人也折筮剝筭毀瓦灼雞皆可占也而有探索鈎致之神有決疑成務之知可以供聖人之用者著龜也三者具而易之器成矣此六句言成器之所由立也彭山曰賸者藏于隱之奧故賸與隱為一類以理之不可見者言也探如以手入內而取之索則盡其所

求也深者發於遠之源故深與遠為一類以理之不
可窮者言也鈞如以鈞垂下而取之致則極其所至
也蓋即所謂無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者也

紀聞曰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人到疑而
不能決處便放倒了不肯向前動有疑阻既得卜筮
知其吉凶自然勉勉住不得則其所以亹亹者是卜
筮成之也詩曰亹亹文王今問不已然則亹亹成德
也若著龜但能成務而不能成德何以冒天下之道

哉

是故天生神物聖人則之天地變化聖人效之天垂象
見吉凶聖人象之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

述曰著龜立而天道人事之用以備固不至神矣哉
是故天生神物著龜是也聖人則之而立卜筮天地
變化聖人效之變化即變通效天地以闔戶闔戶效
變化以一闔一闔往來不窮也天垂象見吉凶聖人
象之垂象即懸象見吉凶即著明象此以卜人吉凶

之占也當其時龍馬負圖出于河神龜負書出于洛
九宮八卦皆兆其數陰陽進退皆居於中而道之變
化幾之吉凶於此而顯天蓋以此理著於圖書以示
人而聖人則之心易之行一天道之自然也傳曰聖
人以著龜而信天地四時日月之象數以河圖洛書
而信著龜之象數信矣其不疑也於是乎作易

象者著龜生百莖半之應大衍數五十龜背文段五
兩旁各四周二十四腹十二應大衍用數四十九河

圖有九宮洛書首五行諸儒謂河圖洛書出見于世
伏羲因得之而畫八卦鈞深圖河圖合四象之數可
以定八方之位洛書有五行之數可以備八卦之象
近是也

彭山曰河圖洛書本相表裏但不若世儒經緯之說
而取義於以圖畫卦以書叙疇耳又謂河圖者陰陽
推行之正洛書者陰陽混合之中會而為一則正在
中分而為二則中在正其理未嘗不同雖名河圖為

洛書洛書為河圖亦何害耶

此篇專言著之神然著之所以神者以其能取出卦之方知六爻之易貢者以示人而定吉凶之占使人得以生大業此所以神也

易有四象所以示也繫辭焉所以告也定之以吉凶所以斷也

述曰象者易有四象陰陽太少伏羲先天也繫辭而定吉凶則文王周公之易也

增易述
卷十二

下

朱氏曰易有四象聖人所以示吉凶也繫辭焉而命之所以告吉凶也易于吉凶有以利害者有以情遷者有義命當吉當凶當否當亨者一以貞勝而不顧非聖人不能定也定之者所以斷之也

易曰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子曰祐者助也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也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也

述曰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天之所助者順人之所助

者信天人皆无心之應而自有之理水流濕火就燥之義也

子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聖人之意其不可見乎子曰聖人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偽繫辭焉以盡其言變而通之以盡利鼓之舞之以盡神

述曰朱氏曰言之難論者不能盡形之於書意之難傳者不能盡見之於言然則聖人之意終不可見于天下後世乎夫有意斯有名有名斯有象意至賾也

增易述
卷十二

上

聖人于无形之中建立有象因象而得名因名而得意則言之所不能見者盡矣質卿曰立象以盡意指劈初奇偶二畫言立一奇以象陽而名曰乾立一偶以象陰而名曰坤自有陰陽二畫而言之所不能宣意之所不能盡者无一不在其中由是即兩象而設之為八卦重之為六十四卦所以盡情偽也從兩象而係之卦辭又係之爻辭所以盡言也爻至于變通以盡利辭至于鼓舞以盡神則聖人之意无餘蘊矣

朱氏曰君子小人情偽而已矣情則相應偽則相違
 聖人陳卦以示之斷之以中正而君子小人見然後
 著情去偽而其意誠矣係之卦辭又係之爻辭以吉
 凶明告之與卦象相際則書之所不能盡形者盡矣
 變通者陰極變陽陽極變陰當變而變則通不變則
 窮窮非通也變而通之則无所不利而道行矣鼓舞
 者鼓之於此舞之於彼動止應節莫知其然橫渠曰
 辭不鼓舞則不足以盡神

補易述

卷十二

象旨晉陽秋荀彘曰理之微者非物象所舉立象以
 盡意非通乎意外者也繫辭以盡言非言乎繫表者
 也象外之意繫表之言固蘊而不出矣是其意忘象
 忘言矣其猶王弼之遺乎陰陽之老必窮窮則變陸
 績曰變三百八十四爻使相交通以盡天下之利荀
 爽曰鼓者動也舞者行也人心无疑行事不倦如以
 鼓聲作舞容鼓聲愈疾而舞容亦愈疾鼓聲不已而
 舞容亦不已自然而不知其孰使者所謂盡神也

項氏曰自書不盡言至鼓之舞之以盡神此一章之
 綱領也立象設卦繫辭三者言作易之成體變通以
 盡利言人用易以處事鼓舞以盡神言人用易以成
 德二者皆體易之妙用也立一奇一偶二奇二偶三
 奇三偶之象所以擬健順動入陷麗止說之意也設
 六十四卦所以具憂樂求與見伏輕重久速聚散之
 情也繫之彖辭爻辭所以闡吉凶悔吝元亨利貞之
 言也此三者作易者之事也用易者觀其變而玩其
 占以處事變而行其會通則足以盡趨時成務之利
 而見之于事功觀其象而玩其辭得之於心體之於
 身如鼓之動而舞之赴心術血氣與之俱成則足以
 盡陰陽不測之神而成之於德行此二盡者用易者
 之事也虞翻曰神易也陽自震為鼓陰消陽為舞故
 鼓之舞之以盡神盡利盡神則聖人之意寧復緼而
 不出哉

補易述

卷十二

乾坤其易之緼邪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乾坤毀

則无以見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

述曰乾坤二卦是聖人觀天觀地模寫出來有天地而雷風山澤水火皆在其中有乾坤而六子及諸卦爻之變化皆在其中故曰乾坤其易之緼耶乾坤未嘗毀易未嘗无但以卦畫不立无以見其變易之理而併於乾坤之功用不可得而見耳易不可見申不盡意也此所以不得不立象設卦繫辭以盡其變通之道也

讀易述
卷十二

四

象言乾坤謂奇偶之畫緼謂其周流六虛俞氏曰乾坤緼于六十四卦之中非謂易緼于乾坤兩卦是已緼衣中絮胎也成列者二篇之策奇偶散布得三百八十四爻而本立吳氏獨指奇偶相對言非也易吳氏謂奇偶交相易者是謂兩儀一易成四象再易成八卦非也朱氏曰除日則无歲故乾坤毀則易不可見易不可見則乾為獨陽坤為獨陰生生之功息矣是故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化而裁之謂

之變推而行之謂之通舉而措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

述曰形者謂動而可見之時自此以上则无體故謂之道自此以下则有體故謂之器道器二字分明說出乾坤陰陽奇偶之妙乾陽者理之運也坤陰者氣之凝也仲虎曰理一而神氣兩而化聖人因其自然之化而裁制之故謂之變理无窮畫之生也亦无窮聖人則裁制之為六畫為上下為内外裁有定體行无定用如乾之變當潜而行潜之事則潜為通常見

讀易述
卷十二

四

而行見之事則見為通常者業之未成業者事之已著蘇氏曰道者器之上達者也器者道之下見者也其本一也化之者道也裁之者器也推而行之者一之也龔氏曰有道有器則乾坤全而易見故化而裁之謂之變易之與物化也推而行之謂之通易之與時行也有道器以為體有變通以為用故曰舉而措諸天下之民謂之事業

龔氏謂形上即乾成象形下即坤效法以分道器熊

氏象旨以為誤而與汝吉論易有太極之旨曰張文
饒亦謂乾為一太極也易乾鑿度曰易始於太極太
極分為二故生天地與汝吉之論合矣彭山曰乾元
亨利貞往來不窮者形而上之道也主乎陽之明也
故屬乎天至其氣機所化凝為形質剛者為堅柔者
為軟此則形而下之器主乎陰之晦矣故屬乎地凡
在地有形之堅軟皆在天无形之剛柔所化也又曰
凡言天理者皆指陽剛不雜之本體能主乎氣者而
言乾道也所謂无極之真也此皆以乾之一畫為太
極而形上即乾成象之謂明矣

增易述
卷十二

四六

龔氏又曰剛柔有體奇偶有數左右有方者形也形而
上則為一陰一陽以至一剛一柔故謂之道形而下
則為仁義為禮樂以分則有守以實則有名故謂之
器其言得陰陽謂道之義矣
道器五言要在變通二言以中變而通之之意謂之
變謂之通者變通之義理存乎變存乎通者變通之

功用其要在于通不通不足以成變也處得好便不
窮通便不窮不通便窮如亢龍有悔是不通了處得
无悔便是通

是故夫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
物宜是故謂之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
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

述曰質卿曰聖人作易之始惟立象耳象立而意斯
盡故得聖人之意而後得聖人之象得象而後得聖

增易述
卷十二

四七

人之爻是故夫象接上文申言象之所由立也張氏
曰不曰是故夫爻者爻因象而係不得與象並也
象者典禮依姚信本作典禮會通典禮體用之謂也
既曰易无體矣又何以行其典禮乎无體者著神變
之妙典禮者著天則之常
極天下之賾者存乎卦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化而裁
之存乎變推而行之存乎通神而明之存乎其人然而
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

述曰象奇象者聖人立象盡意爻者聖人繫辭盡言
欲明設卦盡情偽故又變象言卦贖形而上者動形
而下者在卦變剛柔相推往卦通出入互用也象立
可以盡其道之意辭立可以盡其器之言化之者道
也裁之者器也裁有定體行无定用皆所謂意也存
乎變存乎通卦爻之妙原如是神而明之則存乎其
人而人之所以神而明之者存乎德行曰默成則得
意忘象貫道與器有渾全完具之妙曰信則冥乎幽
契之意前言觀象玩辭觀變玩占而此曰默成前言
問焉以言受命如響而此曰不言而信有如是之人
斯易道不虛而聖人立象之意始盡自形上而放諸
事業由微而達于著也自至賾而極於德行由著而
歸於微也體用一原顯微无間微矣哉
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朱氏謂革存乎湯武明夷存乎
文王箕子復存乎顏氏之子張氏曰神明是吾心本
體神妙萬物何象之困神无不通何象之拘化裁推

周易述
卷十二

四九

行不過吾心之用耳夫是人也惟默而成之不言而
信存乎德行凡理以神悟而實得于心道以神合而
實體諸心者必不事於言說也此以成德為行故曰
德行
章氏曰聖人於易只立象繫辭足以括之所以乾坤
成列而易行其中乾坤毀則无以見易凡六十四卦
三百八十四爻皆乾坤之象辭也立象繫辭即形下
之器盡意盡言即形上之道是象也聖人見天下之
賾而擬諸形容象其物宜者也是辭也聖人見天下
之動而觀會通行典禮以斷其吉凶者也變通鼓舞
盡利盡神化裁推行事業備具則存其人耳
一篇雖雜出揭其大旨不過曰聖人立象以盡意神
而明之存乎其人而已意謂吉凶與民同患之意
李鼎祚按九師易曰默而成之謂陰陽所處也不言
而信謂陰陽相應也德者有實行者相應也按崔氏
曰伏羲成六十四卦不有言說而以卦象明之而人

周易述
卷十二

四九

信之在乎合天地之德聖人之行也

蘇氏曰有其具而无其人則形存而神亡有其人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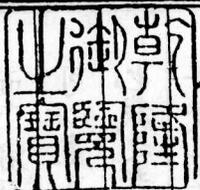
修誠无素則我不能默成而民亦不能默喻也

關朗曰日月之明在乎天而所以明在地也易之神

在乎道而所以神在人也故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

又曰苟非其人道不虛行神无方道无迹人无至斯

可以議易矣



續易述
卷十二

十一

讀易述卷十二

讀易述卷十三

明 潘士藻 撰

繫辭下傳

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剛柔相

推變在其中矣繫辭焉而命之動在其中矣

續易述
卷十三

彭山曰象者實理之體爻者時義之精變者推移之

勢動者覺悟之幾皆吾心之易也自聖人作易而四者寓於卦畫繫辭之中矣此章本為動而發見人心象又本有自然之變而幾之動者自不能已也

鄭氏曰易者象而已矣發天下之賾而托於健順動入陷麗止說之用寓天下之道而形于天地山澤風雨水火之物則八卦成列象斯在其中矣卦始於三畫未有爻也因而重之其體有上下其位有內外其時有初終其序有先後其數有六九而爻在其中矣

請易述
卷十三

五陽也而居之以六二陰也而居之以九柔來而文剛分剛上而文柔剛柔之中不中屢變而无常也故曰剛柔相推變在其中矣蹇之不可以往也坎之不可以出也大過之可以有為睽之可以小事履之所以經世需之所以待時率其辭而揆其方天下之動不可易也故曰繫辭焉而命之動在其中矣

龔氏曰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者易之義八卦成列而象在其中者易之象也易之義縕于乾坤而已

矣故乾坤成列而易之義立易之象則乾坤不足以盡之故八卦成列而易之象見方其三畫以象三才之定體則謂之八卦作无所因至于兼三才而兩之以象三才之變動則非復有所作也因之而已矣故曰因而重之成列者八卦而已曰象在其中者蓋八卦相錯則六十四卦成也因而重之者成卦而已而曰爻在其中者蓋爻者九六之數也九六之數定而卦成卦成則爻亦隨之也象者一卦之成體也故天下之賾存焉爻者六位之變動也故天下之動存焉

請易述
卷十三

剛柔相推所以成爻也而爻者言乎變則變斯在其中矣繫辭焉而命之所以明爻也而辭者以鼓天下之動則動斯在其中矣一闔一闢而不可以常言者變也征行作為出入往來而不可以靜言者動也命之定吉凶而不易也猶天之命萬物也卦則兆於成列而備于重爻則兆于變而備于動故吉凶悔吝生焉

吉凶悔吝者生乎動者也

述曰可以動而動焉吉之所從生未可以動而動焉凶悔吝之所從生故曰吉凶悔吝生乎動所以研幾者正在此彭山曰剛柔之變乃天命之所不容已者故覺悟之幾動而吉凶悔吝生蓋四者之占皆人心獨知之處而聖人以此開物所以為神道設教也傳曰寂然不動又曰動之微當其不動尚无所謂吉又何有于凶惟動而微也吉斯見焉動紛紜雜亂也凶與悔吝始生其間矣

增易述卷十三

四

剛柔者立本者也變通者趨時者也吉凶者貞勝者也述曰剛柔有變故謂之易自成列重卦而言則畫定剛柔如木本之植故曰立本自相推繫辭而言則著有變通乃隨時之適故曰趨時剛柔變通之間則為人事之吉凶吉凶至變而天下有不變之常貞是也貞者人心靜一之德而事所歸結之處也動于有覺之幾則為吉之先見而無有于凶守此真常之理則

雖紛紜雜擾而要歸于吉故曰吉凶者貞勝者也

胡旦曰六十四卦君臣父子之法皆由此剛柔之象為之根本如剛定體為乾柔定體為坤陽卦兩陰而一陽陰卦兩陽而一陰所以立卦之根本也一卦之體象其一時一爻之義象其一人如屯難之時其卦體象屯初六居卦之始而盤桓利居貞利建侯六二則女子貞不字之類言君子動作之間必從時也貞者正也夫有動則未免乎累狗吉則未免乎凶畫會通之變而不累于吉凶者其惟貞正乎若爻之吉行大正之道則其事愈吉若爻之凶行大正之道則其事不至于凶也

增易述卷十三

五

天地之道貞觀者也日月之道貞明者也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述曰天地之道有升有降然上下之觀不動也故曰天地之道貞觀者也日月之道有往有來然晝夜之明不動也故曰日月之道貞明者也天下之動吉凶

之變多矣而以一貞勝故曰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
此象辭又辭所以貴夫貞也然則動鳥可不慎哉聖
人指此以開明人心使知有至一之歸而不迷於非
幾也

湛原明曰天地日月无不一故止言乎貞有不一而
侈言一故以一言乎人也天地日月人其理一也

質卿曰夫是卦爻也卦爻之辭也剛柔也剛柔之變
也總之皆明乎天下之吉凶也是吉凶者豈曰循環

而无定者哉亦豈曰對待而相勝者哉蓋天下有常

勝之道貞是也貞正也常也惟正故常惟常故正吉
之能勝夫凶也非吉之能勝也以正之勝也不正即

吉亦凶也凶之能勝夫吉也非凶之能勝也以不正
勝之也若正即凶亦吉也吉凶无常而貞有常此天

下趨避之準也是何也理一則不容有二至常則不
容有變也

夫乾確然示人易矣夫坤隤然示人簡矣爻也者效此

者也象也者像此者也

述曰承上文貞一來乾坤皆恒一其德故曰確然示
人易矣隤然示人簡矣乾得一以為乾坤得一以為坤
凡卦之爻不過效法乾坤之理凡卦之象不過肖像
乾坤之形而安有不出于一者哉此吉凶之所以為
貞勝也

朱氏曰夫乾陽至剛確然不易示人為君為父為夫
之道不亦易乎坤陰至柔隤然至順示人為子為臣

為婦之道不亦簡乎

蔡介夫曰爻之奇偶所以做夫易簡者也蓋百九十
二之陽爻皆一而實自是健而易之理百九十二之

陰爻皆二而虛自是順而簡之理所以像
夫易簡者也凡乾震坎艮為陽卦諸陽卦在內而為

主者皆陽長而陰消也則所以像乾之易凡坤巽離
兌為陰卦諸陰卦在內而為主者皆陰長而陽消也

則所以像坤之簡

爻象動乎內吉凶見乎外功業見乎變聖人之情見乎辭

述曰彭山曰爻象動乎內主心言剛柔往來本乾坤闡開之義在內之不能自己者也外在外之可見者也吉凶在心本所獨覺但能趨吉避凶則見于外者有福无禍矣此係於人心之知變則大業由此而生故曰功業見于變此三句乃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之序聖人準之命辭而裁成輔相存乎其中至

增易述
卷十三

八

于功業見乎變斯聖人之情見乎辭貞勝之理于是昭然于天下而與貞觀貞明者同其流行矣

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人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曰義

述曰天地以生物為德故為大德聖人之位為生物之主故為大寶財者生之本理財乃導民生養之事正辭乃教民脩德之事禁民為非乃防民淫靈之事凡此皆義也義以理財正辭禁非以生萬物而已自

大寶曰位直讀至禁民為非曰義方與大德曰生相當

朱氏曰乾大生也坤廣生也乾坤合而成德生物而已聖人成位乎兩間有其德无其位不能兼善天下于其位也慎之重之在卦則尊位也天地之大德曰生者仁也聖人之成位乎兩間者仁而已不仁不足以參天地仁被萬物取財于天地則財不可勝用其民養生喪死无憾可以保四海守宗廟社稷矣鄭氏

增易述
卷十三

九

曰飲聚有經費出有法兼并无所肆其開闢邦國不得擅其節制此之謂理財垂法于象觀讀于鄉黨著之話言布之典冊上言之以為命下守之以為令此之謂正辭奢不得借上賤不得踰貴造言者有誅偽行者有罰有以率其怠倦有以鋤其強梗此之謂禁民為非凡此皆義也

象旨位謂卦爻五為君位其剛柔中正者天地生生之德故曰仁獨陰寡陽不生也聚人亦當作仁財古